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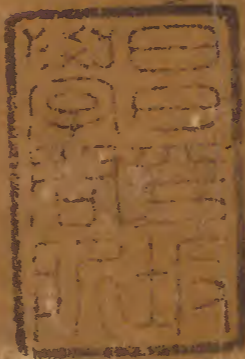
武經七書直解

十一十二

六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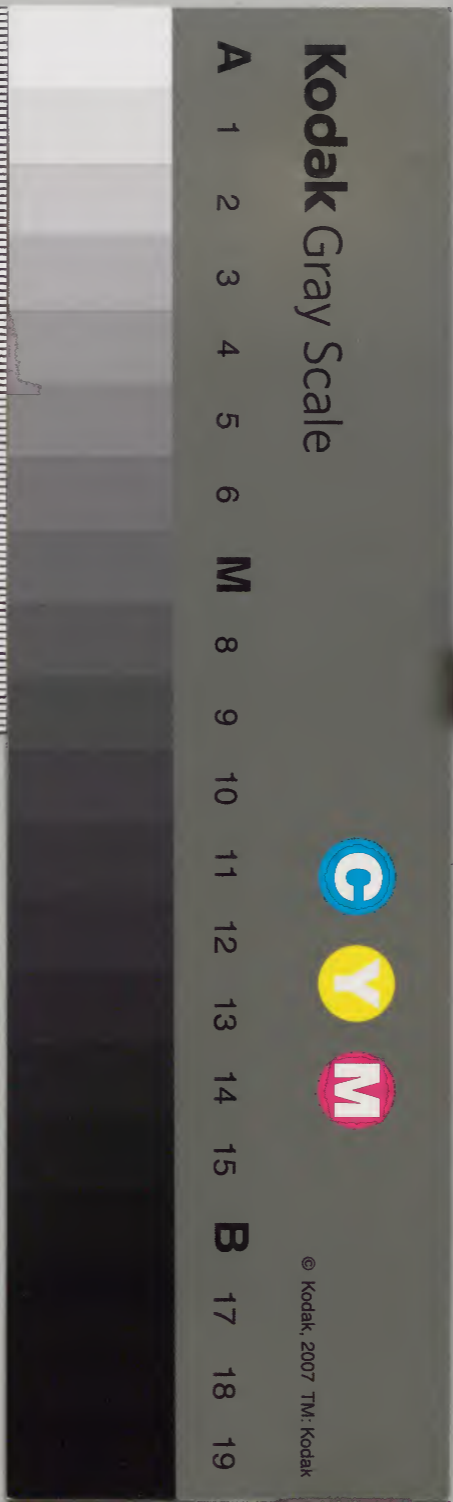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九	三	一
一	三	一	號
大	三	一	類
冊	架	函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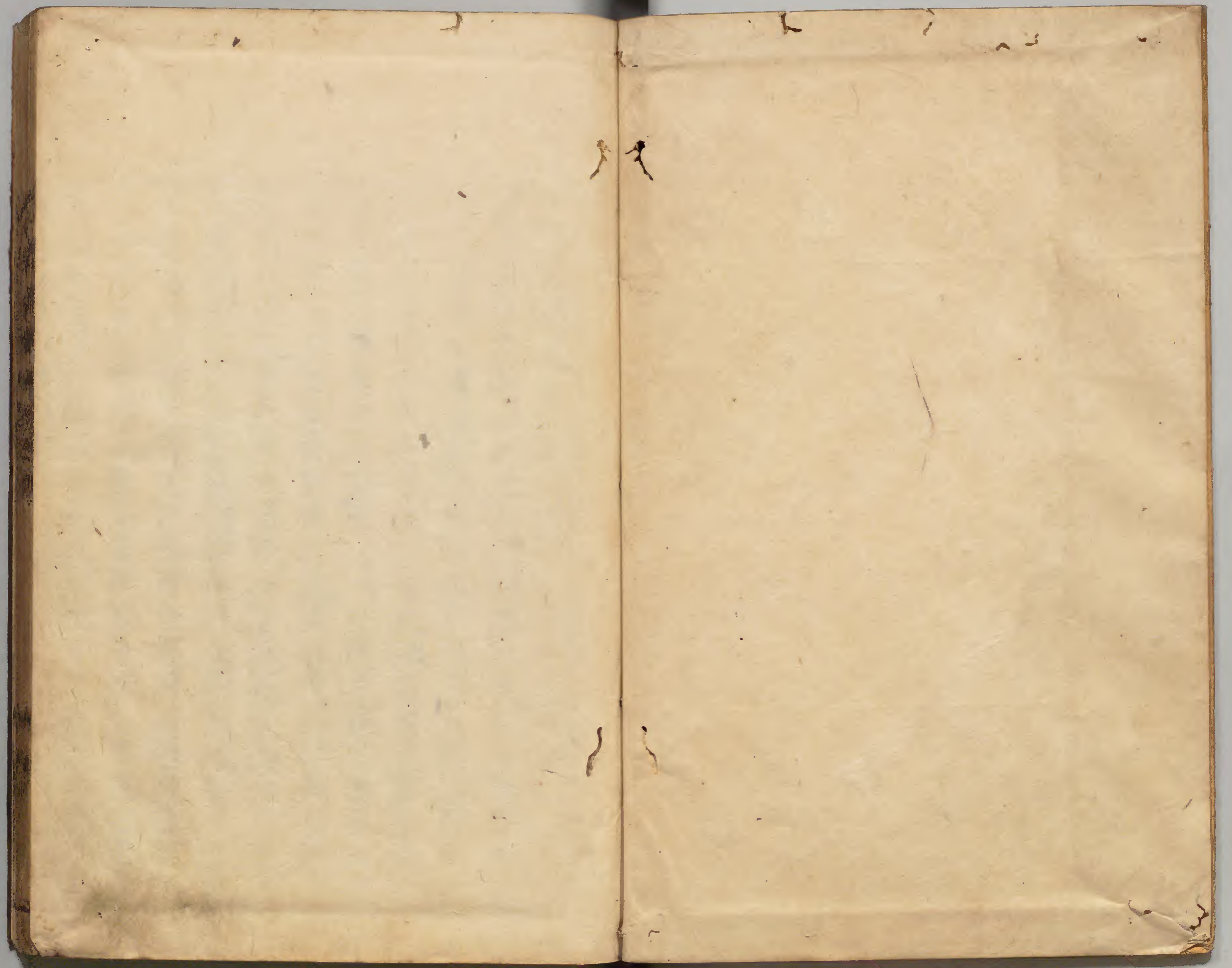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五	二	九	漢
九	五	三	書
一	八	一	冊
八	一	三	架
冊	架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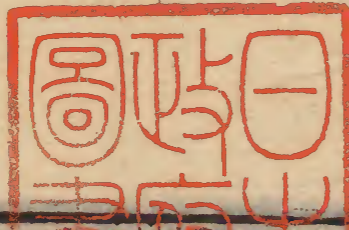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31	
冊數	5 (5)		
函號	299	211	

兵家一
共五







太公望傳

水不若風雨暴

淺草文庫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東夷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

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

曰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

獵世之曰所獲非熊非羆奸音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

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

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

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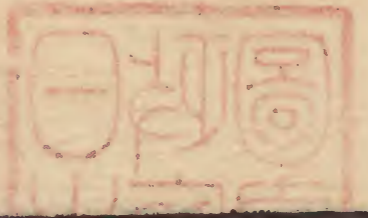
聞嘗事紂紂無道太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

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

天素知而招呂尚三人者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

六卷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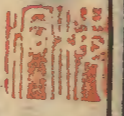
西伯西伯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
 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
 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
 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
 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
 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
 誓曰蒼兕蒼兕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
 以懼兕水獸九頭今蒼兕令急濟故言蒼兕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
 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因箕子
 武王將伐紂十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



疆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
 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
 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毛叔鄭衛康叔
 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
 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
 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
 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
 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
 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
 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
 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

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
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
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
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
有餘年唐上元元年封太公為武成王

六韜直解卷之十一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韜秘藏也文武
帛豹犬者為分編
之若也然而文韜
治國之大要武韜
命之證徵也一用
兵攻伐之法帛豹
一守禦之具且困
兵難戰之術於一
練士合衆之教也

按六韜者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凡六十篇
韜之為言藏也按漢藝文志云周史六毀六篇師古
云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註言周
史生於惠襄之間或曰生於顯王時藝文志又云太
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
五篇註曰尚父本有道者或者近世有以為太公術
者所增加也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孝成時任宏

論次兵書俱不載所謂六韜者唐李靖獨言張良所
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豈六韜三畧其先本太公遺
書周史黃石公推演而增加之歟曰謀曰言曰兵六
韜中俱有之豈後人刪取要用立存此六十篇歟今
皆不可考姑卽其文而爲之直解云中間傳寫差訛
者悉依舊本正之見於逐條下學者詳焉

文韜

韜者韜藏之義此內雖有兵端必本道德故曰
文韜謂文事先於武備也

六韜文師第二十一

一吏作史

渭水文師者文王田於渭南遇呂尚與語說之乃載
本者與俱歸立而爲師也蓋武王伐紂時
文王將田吏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虵
非虎非雉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
文王后稷十二世孫周西伯姬昌也文謚號也王道
稱之也史編周太史名編掌卜者也田狩獵之總名
文渭水名山南谷山在烏鼠山西北東流於河水北
曰陽龍影虎羆首獸名龍鱗虫之長有鱗曰蛟龍有
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影與螭同亦作
離周紀曰如豺如離是也羆形似熊被髮人立絕有
力虎亦畏之此言文王將出獵史編布卜而得其兆

日田於渭水之陽。將大有所得焉。其所得者非龍影
虎龕四猛獸。其兆將得公侯。蓋天遺汝師以足佐。而
而施及於三主焉。三主謂文王武王成王也。或曰前
夏商三代稱王。今周將與之共為三王也。
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舜。占得皇
陶兆比於此。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舜。占得皇
陶兆比於此。遂能至此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
名史疇者。與舜占得皇陶兆比於此。故今亦當得其
人也。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皇陶。不仕者。遠今
本皆曰為禹。占得皇陶。此蓋傳寫之誤也。舜虞帝。姓
姚氏。瞽叟之子。皐陶禹皆舜臣名。禹後受禪為天子。

國號夏姓姁氏。

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
茅以漁。

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思慮之不齊而致其齊也。文
王聞史編之言。乃齋三日。重其事也。乘田獵之車。田
車。輕車也。駕田獵之馬。田馬。齊其足。取其追逐之疾
也。乃田於渭水之陽。終見太公坐茅垂釣於濱。以漁
漁。謂捕魚也。

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
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
文王下車。勞撫而問之。曰。子亦樂於捕魚耶。太公對

曰君子樂得其所志志在天下小人樂得其所事志
在草莽今吾漁釣甚有所似也○舊說君子小人以
在言君子得其行道之志小人得其所爲之事故樂
也講得太深則當就漁言志字卽孟子所云士尚志
蓋君子意不在魚適其志耳小人喜業魚利樂其事
耳細玩下文有味乎其言矣晉漁父之對孫恆者亦
得於是樂耶太公本姜姓名尚字子牙其先封於呂
故又曰呂尚文王遇之渭水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
也故又號曰太公望後爲太師又號師尚父
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
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天矣

文王問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對曰釣有用權道者
三祿等以權謂以餌取魚似以祿取人也死等以權
謂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似重祿之下必有死士也官
等以權謂魚之大小各異其用似賢才之大小各異
其任也夫釣以求其所得也其情深可以觀之而所
謂情者亦大矣
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
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
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
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情一作泰
文王問曰願聞其所謂情者如何太公對曰泉源深

而水則流。水流浩蕩而魚生之情也。植根深而木則
香。張木長茂盛而實生之情也。君子若情相同則親而
合。相合親而相合乃事生之情也。情者性之所發言語
應對者皆情之文飾也。與人言至情者亦事之至極
也。今臣言本至情無所諱忌君其憎惡之乎。此太公
欲言至情恐文王惡之故先設此以啓其納也。
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
文王曰唯仁德之人能容受正諫不憎惡至情吾何
爲其獨惡至情如此哉。
太公曰縉微餌明小魚食之。縉綢餌香中魚食之。縉隆
餌豐大魚食之。

太公對曰縉之絲微鉤之餌明小魚來食之。縉魚殺
也。以絲爲之。詩曰惟絲伊縉。縉之絲綢鉤之餌香中
魚來食之。縉之絲隆鉤之餌豐大魚來食之。
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縉入食其祿乃服於君。
夫魚食鈎上之餌乃牽制於縉而不能脫人食國家
之祿乃服從於君而不忍去。
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象取國國可
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
故以香餌取魚魚可殺而食之以爵祿取人人可盡
而用之以象而取人之國則其國可拔而有之以國
而取人之天下則天下可盡得而服之此實非取天

下之言則詳權餌以取人。人可竭盡得人才而用之。可以取國。取天下。即好善優於天下之意。嗚呼。曼曼絲絲。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歛焉。嗚呼。歎辭。太公又嗟嘆而言。人眾之曼曼綿綿者。其叢聚雖盛。後必散亂。而莫救。曼曼綿綿。言其枝葉之延施修廣也。如夏桀昆吾韋顧。一本而生。三葉其叢。夫聚盛矣。成湯載紂。秉鉞而往。征之。則散。而莫救。人君能嘿嘿昧昧。遵養時晦。其後光華昭著。必遠被矣。嘿嘿昧昧。欲其韜光隱迹。以成就夫遠大者。此文主所以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其後

如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矣。文言微妙哉。聖人之德。誘人而入。歸之也。德誘如孔子循循然。善誘人之誘。惟能以德誘人。而人心之歸。自不容已也。文主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以德誘之乎。聖人以德誘人。不大聲色。此衆人所不能見。而樂之。而聖人獨見獨樂之耳。聖人之慮。天下欲各使之得歸其次。而立收斂人心之法焉。次舍也。言人心各有所歸之處。聖人當立收斂人心之法。而不使之他適也。收斂人心之法。即下文仁德義道也。

文主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

文主問立收斂人心之法。何如。而天下即肯來歸之。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

太公對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君能與人同天下之利者。則必得天下。專擅天下之利。而不與人共之者。則必失天下。愚謂孔子罕言利。孟子不言利。太公聖人之流。而首以利言。何哉。蓋利者。將欲利乎人也。將欲利乎天下也。若能利人。能利天下。而存夫天理之公。何爲而不可。若夫擅一己之私。而惟欲利乎己。此孔子所以罕言。孟子所以不言也。太公之言。其有旨歟。

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

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

天有歲時。地有貨財。得其時。能與人同之。得其財。能與人共之。者。謂之仁。仁之所在。天下來歸之。

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

夫人之所最苦者。莫如死難急患之時。在上者有能免解救濟之。則生民有賴仰之。若父母。而天下歸之矣。

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與衆人同其憂。同其樂。同其所好。同其所惡。此義也。義之所在。天下來赴之。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即此義也。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凡人莫不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如生財有大道。是也。生財有道。故人歸之。太公雖言利而終歸於仁德義道。文主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文主再拜。太公而言曰。信哉。敢不受上夫詔誥之命乎。乃載太公與俱歸。立為師。號為尚父。文主感十兆天遺汝師之言。故曰受天詔命。

盈虛第二

盈虛者。氣化盛衰。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氣化盛。人事治。為盈。氣化衰。人事失。為虛。

文主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

文主問。太公曰。天下熙熙。然而廣大。其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果其君賢不肖。不等乎。抑係天時變化之自然乎。○時。今本作道。

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太公對曰。人君不肖。則國家危殆。而生民擾亂。人君

賢聖則國家安寧而生民治平。禍福在人君之所致。不在乎天時也。所謂人事動於下。則天道應於上矣。此聖人語常不語變也。文王曰。古之聖賢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古聖賢之君可得而聞乎。太公對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古之世。所謂賢君也。堯帝嚳之子。姓伊。折氏。初為唐侯。升為天子。都平陽。國號唐。堯其謚也。以身臨天下。謂之王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漆

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聖。薨楹楹不斲。茅茨徧庭。不剪。文王問曰。帝堯治天下之道如何。太公對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以為飾。錦繡文綺不以為衣。奇怪珍異之物不視於目。玩好之器不以為寶。漆佚之樂不聽於耳。宮之墻垣與屋室不施聖白之色。薨楹楹不雕斲。為文來茅茨徧滿庭前而不剪。除薨屋棟所以承瓦也。楹棖也。秦名為楹。周名為棖。魯名為楹。楹柱也。茅草名。茨。藜藜也。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

以鹿皮爲裘禦冬寒以布衣掩形體以粗糲梁米爲飯以藜藿之菜羹而食之梁穀名似粟米而大河北冀州之地有赤梁穀白梁穀是也藜草名卽落藜也初生可食藿菽之小者又曰菽之葉也不以官室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能治吾心省約吾志是不驕奢也從事乎無爲之治是治國之儉也
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
又有忠正奉法者尊崇其爵位有廉潔愛人者重厚其俸祿民有孝父母慈孤幼者則愛之敬之盡力於農畝蚕桑者則慰之勉之旌別淑善邪慝之人表出

其所居之門閭使善者勸而惡者懲也

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

平其心志正其禮節以法度禁止姦邪詐僞平自所憎惡者有功必賞平自所親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之人孟子云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行太公之言也又賑濟贍養有禍患喪亡之家

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

賢德之君也。

其其自奉於已也甚微薄其賦役於民也甚寡少故萬民富足歡樂無饑餓寒凍之色百姓感戴其君如日月親愛其君如父母文主聞之乃曰大哉帝堯真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國務者治國之要務如篇內所云愛民之道是也。

文主問太公曰願聞為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為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

文主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大務欲使為主者尊為

百姓者安為之奈何太公對曰國以民為本故治國之大務愛民而已矣。

文主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主問曰所謂愛民奈何太公對曰均以田宅之利而勿傷害之殺以成全之道而勿毀敗之授以生養之方而勿殺伐之厚以賜與之恩而勿侵奪之慰其安樂之心而勿勞苦之成其喜悅之意而勿忿怒之。

文主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不罰無罪則生之薄賦歛則與之儉官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

文王問曰敢請解釋其故如何故者已然之迹也太
 公對曰民不失畚桑之務則利之也農不失耕獲之
 時則成之也刑不施無罪之人則生之也薄其賦歛
 之物則與之也儉宮室臺榭而不役使則樂之也為
 吏者清白不苛刻擾害則喜之也
 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
 重賦歛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
 苛擾則怒之
 民失其蠶桑之務則害之也農失其耕獲之時則敗
 乏也民無罪而行罰則殺之也重賦歛之物則奪之
 也多營造宮室臺榭以疲勞民力則苦之也為吏者

昏濁苛刻擾害其民則怒之也
 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
 寒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歛
 如取於已此愛民之道也
 故善治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
 見其饑餓寒凍者則為之憂見其勤勞困苦者則為
 之悲賞罰如加自已之身賦歛如取自已之財此乃
 惠愛人民之道也愛民如此斯為愛之至矣為國之
 要務孰有加於此哉

大禮第四

大禮者論君臣之大禮也取書內大禮二字以

名篇。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惟臨。為下

惟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為上惟周。為下惟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對曰。為君上者。惟欲其善於臨民。為臣下者。惟欲其善於沉伏。臨民者。貴乎不驕而無遠於民。沉伏者。貴乎不欺而無隱於君。為君上者。施恩惟欲其普遍。為臣下者。守分惟欲其安定。恩普遍所以則天也。分安定所以則地也。君則天。恩之無不遍洽也。臣則地。守之無敢僭越也。如此。大禮乃成。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入貴賤位矣。此君臣大禮之所以成也。

文主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主問曰。人主之位如何。太公對曰。安徐而靜。不妄動也。柔節先定。不剛猛也。善與而不爭。惠施流布也。虛心不自滿也。平志不私曲也。待物以正。不徧黨也。

文主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

文主問曰。人主之聽如何。太公對曰。聽其言。勿妄而許之。勿逆而拒之。許之則失吾心之守。拒之則閉塞。

吾耳之聽。蓋天下之言。無有窮極。如高山在前。仰之而不可盡也。詩經作仰止。止語助辭。此對下文深淵度之而言。恐則是之字。事變之來。無有底止。如深淵在前。度之而不可測也。言人主之聽。無有窮盡。事變之來。不可測量。神明之德。正而且靜。乃其極也。心者人之神明。司五官而宰六腑。而耳司聽。目司視。皆從令者也。吾心神明之德。以正靜為極。而耳目之視聽。自無邪僻之干矣。

文主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文主問曰。人主之明如何。太公對曰。目貴乎明。耳貴乎聰。心貴乎智。明無所不見也。聽無所不聞也。智者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人君以天下之目視。則無所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所不聞。以天下之心慮。則無所不知。輻輳車。輻共一轂也。言三者並進。則人主之明不壅蔽矣。若能用天下之耳目心思。則賢者交相忠告。人主之明在是矣。

明傳第五

文主明傳者。以至道之言。明傳之子孫也。取書中明傳二字。以各篇。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

閣本行次武路順啓之下

之社稷將以屬汝今子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
昔者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發武王名也
文王嗟嘆而言曰嗚呼今天將棄予故使予有疾也
周家之社稷將以屬汝今子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
之子孫如何

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正其所起可
得聞乎

太公曰王今何所問文王曰古先聖人之道其所不
行而止其所行而起可得而聞乎

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
止也

太公對曰見善不行而反生怠惰之心時至不行而
反有疑惑之意知其事之非不能避而反處之此三
者道之所以止也

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

柔順而能沉靜則有守恭主容敬主事恭而能敬則
處已接物皆能謹強毅而能卑弱則能有容堅忍而
能剛勁則能有為此四者道之所以起也

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故義勝乎欲者則國昌欲勝乎義者則國亡敬勝乎
怠者則獲吉怠勝乎敬者則必滅義者心之制事之
宜乃天理之公也欲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

臭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佚。乃人欲之私也。敬者。整齊收斂。主一無適。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怠者。心志怠惰。處已接物。皆不能致謹也。義勝二句。以行事言。敬勝二句。以存心言。

六守第六

六守者。以仁義忠信勇謀六者守之。而不失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日。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

文王問太公曰。凡為國之君。為民之主者。所以失國失民者何也。太公對曰。人君不能謹慎其所與之人。

也。人君有六守三寶之人。不可不致謹耳。○一說國與民為天之所與。

文王曰。六守者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

文王問曰。所謂六守者何也。太公對曰。一曰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也。二曰義。義者。處物而得其宜也。三曰忠。忠者。盡己之心也。四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五曰勇。勇者。用也。共用之謂勇。又作剛毅。有為之謂勇。六曰謀。謀。君計也。慮難之謂謀。又作籌畫。萬變之謂謀。人臣有此謂之六守也。

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也。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

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

文主問曰謹擇其人之六守者其術奈何太公對曰富之以財而觀其無侵犯貴之以爵而觀其無驕色付託之重任而觀其無轉志轉謂轉逆其心而圖僭竊也使之有所作為而觀其無隱危之以險難而觀其無恐考問之以事變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

富之以財而不犯者仁也仁者存夫天理之公故富

之而不犯貴之以爵而不驕者義也義者心有裁制而處事得宜故貴之而不驕付託以重任而心不轉移者忠也忠者盡已以事君故付之而不轉使之有所施為而無隱者信也信者凡事以實故使之而不隱危之以險難而不恐者勇也勇者敢於前進故危之而不恐問之以事變而不窮者謀也謀者善於籌度故以多事加之而不窮此皆用人之術故曰謹其所與也

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
人君無以三寶假借與人以為敵國資三寶借人則君國者失其威矣

文主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士大商謂之三寶農
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
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

文主曰敢問三寶如何太公對曰太農大士大商謂
之三寶蓋國以民為寶也為農者一聚其鄉則穀食
足為工者一聚其鄉則器用足為商者一聚其鄉則
貨財足三寶合聚各安其所處民乃無他慮農士商
無使亂處其鄉無使亂聚其族然三寶各一其鄉則
所得無不足所以然者以其事專無他慮也由是民
各安其業無有作亂於鄉族者矣
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
安

臣無使富於君都無使大於國此言人各守其分也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人君所居曰國若六守長則入
皆俊良君乃昌盛三寶能全則民皆順服國乃安寧
此總言人君有六守三寶之效

守土第七

文主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忌其衆
撫其左右御其四旁
文主問太公曰保守吾國之境土奈何太公對曰無

疏遠其九族之親是親親也無怠慢其天下之衆是
仁民也撫綏其左右之人是能通也控御其四方之
士是柔遠也

無借入國柄借入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
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慧是
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
不塞將為江河榮榮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
柯

無假借人以國柄國柄即政柄也如生殺予奪也借
人國柄則失其威權無掘壑而附丘壑深谷也丘大
阜也壑已深矣而又掘之丘已高矣而又附之如有

權寵者而又以權寵與之後則不可制也如小人之
性本薄而復使之為不善民益受其病也無舍本而
治末中國本也四夷末也農桑本也技巧末也不治
中國而治四夷則內虛弱矣不務農桑而務技巧則
無儲蓄矣日至中夫必熾熱而慧慧暴乾也操刀者
必欲其割執斧者必欲其伐日至中夫而不慧是謂
失時矣操刀而不能割則失便利之期矣執斧而不
能伐賊人將來害之矣涓涓之水不能壅塞後來將
為江河而不可制矣所謂踈蟻穴之微則滔天之變
從茲起是也涓涓水流貌炎炎之火不能救止後來
將成炎炎之勢而無可奈何矣所謂周徙薪之慮則

燎原之患無以生是也。熒熒火光也。兩葉初生而不
能除去。後來將用執斧柯而伐之矣。昔言其時之不
可失。而事之不可不早圖也。六韜曰。天之所
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
疏。其親則害。失其眾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
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是故為人君者。必欲從事於富。若不富則無以為仁。
富者非止於富國。在於富民也。民富則為仁矣。所謂
禮義生於富足是也。孔子適衛。答冉有之問。亦曰富
之。而後教之。若民貧。則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人
君不施與。則無以合九族之親。疏其九族之親。則國

有害。失其天下之眾。則國必敗。無假借人利器。假
借人以利器。則為人所害。利器國柄也。此結上文收
權勢之意。如主父見囚於李兌。胡亥見殺於趙高。是
借人利器也。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眾。合其親。敬其眾則和。
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文王問曰。何謂仁義。太公答曰。敬其眾而不怠。合其
親而不疏。敬其眾則一國和。合其親則九族喜。此所
謂仁義之紀。仁主於愛。義主於宜。故以敬其眾。合其
親言。皆仁義之用。非仁義之體也。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

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無使レ入レ侵奪汝威威即權也。首曰無借人國柄中曰無借人利器此曰無使入奪汝威甚言其權之不可失也。主權一失則如三家之於魯六卿之於晉矣。此太公所以拳拳而致誠也。因其人心之明順其天道之常順者任之以德如小邦懷其德是也。逆者絕之以力如伐崇而是絕是忽是也。人君能敬其事而無疑則天下之人心和服矣。孔子論道千乘之國而首曰敬亦此意也。

守國第八
守國保守國家之道也。文主問守國故取以名。

篇

文主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

文主問太公曰人君保守國家其道奈何太公對曰君今齋將告君以天地經常之理四時生長收藏之妙及仁聖隱見之道民機發動之情云民事機密之情齋齊其思慮也。

王齋七日北向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文主乃齋七日北向再拜太公而問之北向再拜師之也非臣乏也太公曰天生四時以成歲地生萬物

以養生。天下有民，聖人為君而司牧之，牧養也。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

故春之為道，令主於生，發育庶物，陳其姿容，故萬物得以榮。夏之為道，令主於長，天地氣交，蕃茂華秀，故萬物得以成。秋之為道，令主於斂，華實以成，容狀平定，故萬物得以盈。冬之為道，令主於藏，草木凋謝，蟄虫隱伏，故萬物得以靜。萬物盈則藏，藏則復起而生。眾人莫知其所以終，莫知其所以始。聖人則天法地，配合四時為政，以為天地之經紀。經謂經緯，縱者為

經，橫者為緯。紀謂綱紀，大者曰綱，小者曰紀。

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

故天下盛治，不待作為。仁聖之在側微者，皆隱藏而不見。天下既亂，仁聖之士皆佐昌而起，用撥亂世而反之治。至道其如此也。如夏亂而伊尹出，殷亂而太公出，是所謂天下亂而仁聖昌也。

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實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

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所寶者固大矣。寶指民也。因其恒常之道而撫視之，則民安。上言所寶，下言安民，民其國家之寶乎。使民心一動而為機，變機一動而

有得失則爭矣。一云寶指征言。民安則位固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陰兵刑也。陽德澤也。陰慘而陽舒。陰殺而陽生。民機動而爭。故發之以陰。會之以陽。謂刑以伐之。德以合之也。聖人為之先唱。而天下從而和之。凡物極則反。其常故。莫進而與之爭。莫退而與之遜。務得其中。知之道。守國若能知此進退經常之道。則與天地同光矣。

上賢第九

上賢者。以賢者為上。以不肖者為下也。以書內

有上賢二字。故取以名篇。

文主問太公曰。王入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失何。禁何。止何。文主問太公曰。王入者。以何者為上。何者為下。何所取。何所去。何所禁。何所止。

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入者。有六賊七害。

太公對曰。以賢為上。不肖為下。取誠信之士。去詐偽之人。禁暴亂之端。止奢侈之心。故王入者。有六賊七害。不可不知也。

文主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

文主曰願聞其六賊七害之道何如太公曰夫所謂六賊者其一曰臣下有大作官室池榭以遊觀倡樂此臣之縱欲都則傷王之德

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廢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

民有不事農桑之業任氣游俠犯廢國之法禁不聽從吏教此民之梗化者則傷王之化

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

臣有交結朋黨壅蔽賢智障主明此臣之黨惡欺君者傷王之權

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生者

傷王之威

士有抗志不屈自負高節以為氣勢外則私與諸侯交結不自重其主此士之慢上而通外者則傷王之威

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

臣有輕人君之爵位賤有司之職任耻與君上犯難而前此臣之自愛而不忠者則傷功臣之勞傷功臣之勞是無復有効勞公家之功臣也

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

強大之宗相侵相奪陵侮貧弱之民此宗姓之驕橫而害民者則傷庶人之業

七害者。一曰無智畧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張勇輕戰

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
所謂七害者其一曰無智畧權謀之人而重之以賞
尊之以爵故張勇輕戰者皆僥倖於外王者慎勿使
此等之人為將如趙括龍且之類是也

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
勿與謀

有虛名無實行出入造為異言掩人之善揚人之惡
進退為巧好之事王者慎勿與之同謀此如王安石
之類也

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
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

質朴其身躬麓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虛名言無欲
以求厚利此虛偽之人也王者慎勿近之此如王莽
之類也

四曰竒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
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

竒異其冠帶卓偉其衣服廣博其聽聞辯給其言辭
虛論高議以為容美可觀窮居靜處而誹謗時俗此
姦邪之人也王者慎勿寵之此如楊松之類是也

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
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

讒佞之人務於苟得以求官爵果敢之人輕易於死以貪祿秩不圖謀大事但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之此如蘇秦之類也

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之務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之物而傷害農事王者必禁之

七曰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偽方異技及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善之民王者必止之

成五利謬忌葷偃之流及巫蠱之禍是也左道不正

之道

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

故民不盡力於農畝非吾國之民也士不誠信以事上非吾國之士也臣不能忠諫其主非吾國之臣也吏不均平靜潔而愛人非吾國之吏也相不能富國而強兵調和天地之陰陽以安定萬乘之主又不能正群臣使不邪枉定名實使無虛偽明賞罰使善惡分樂萬民使不失業非吾國之相也

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
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

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龍陽物也故以此王者之道龍
首居高而遠望視深而聽審言其不蔽於近也示其
形使人知所畏隱其情使人不可測又若天之高遠
而不可窮極也又若淵之深澁而不可度量也

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太賊乃發兵勢
不行敵國乃強文主曰善哉

故其人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其人可殺而不殺太
賊乃發若漢元帝之於弘恭石顯是也兵勢若不能
行敵國乃強盛而不可制矣文主曰公言善哉此節

總結上文之意言可怒不怒可殺不殺兵勢不行乃
不知六賊七害者也此所以不能得其賢臣制其敵
國矣

文主舉賢第十

公論舉賢者舉用賢才也以文主問舉賢故取以名

公論篇

文主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
致危亡者何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
以至危殆亡滅者何也

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

太公對曰。舉賢而不能用。是有舉賢之虛名。而無用賢之實功也。

文主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

文主問曰。舉而不用者。其失安在。太公對曰。其失在人君舉賢。當詢之君子。好用世俗之所稱譽者。殆非公論。而不得其真賢也。

文主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

文主問曰。此說何如。太公對曰。君以世俗之所稱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謗毀者為不肖。世俗無知人之明。所譽者未必賢。所毀者未必不肖。人君不能別白。則多樹朋黨者進。少樹朋黨者退。如此則群邪相比。比周而隱蔽賢人。忠蓋之臣皆死於無罪。姦詐之臣以虛譽取君之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家亦不免於危亡矣。此節詳言舉賢。而又有危亡之故也。

文主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文主曰。舉賢之道奈何。太公曰。將與相分職。而各以

其官名舉人按其名以責督其實。選取人才而考試其能。否使實必當其名。名必當其實。名實相孚則得舉用賢才之道也。

賞罰第十

賞罰者賞有功而罰有罪也。以文王問賞罰之道故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為之奈何。

文王問太公曰賞賜所以存勸善之道刑罰所以示懲惡之道吾欲賞一人以勸勉百人罰一人以懲戒衆人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况於人乎。

太公對曰太凡用賞者貴乎信而不欺用罰者貴乎必而不怨。賞信罰必於吾耳目之所聞所見則耳目所不聞不見者莫不陰為之變化矣。是何也。賞信罰必之誠也。夫誠且暢達於天地通徹於神明而况於人有不化之者乎。

兵道第十一

兵道者用兵之要道也。以武王問兵道故以名篇。

篇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

周武王克商而有天下始稱王武謚也昔日武王問太公曰用兵之道何如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太公對曰凡用兵之道莫過乎一者誠實而專一也惟其誠實而專一故能獨往獨來猶言獨出獨入謂無敵也昔者黃帝有曰一者階於道謂道不過盡於一也一說不可徇徧見也幾於神謂神不越乎一也用之在乘其機顯之在因其勢成之在於君之心

故聖王號兵為凶惡之器事勢不得已而後用之今商主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而後慮其源豈憂其流乎

今商主者但知國之存而不知國之亡但知身之樂而不知身之殃夫所謂存者非泥於存也存在乎能慮其亡耳所謂樂者非耽於樂也在乎能慮其殃耳今大王已慮及其所以亡所以殃之源又豈憂其至於亡且殃之流乎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

武王問曰。若兩軍相遇。彼不可得而來。此不可得而往。各設固守之備。而未敢先發。我欲襲其虛而取之。不得其便利。當為之奈何。

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

太公對曰。外若亂而內實整。示以饑而實飽。內實精而外若鈍。使士卒一合而一離。如無節制。一聚而一散。如無統紀。陰秘其攻戰之謀。深密其發動之機。高其壘。使不得而入。隱伏其精銳之士。寂若無聲。使不得而測。敵既不知我所備。彼欲其西而東。必虛吾

則襲其東。此言兵事貴神密也。

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武王曰。敵人若知我之情。同我之謀。將為之奈何。太公對曰。兵家取勝之術。務要密察敵人發動之機。而速乘其便利。復要疾擊其不意。乃可勝也。

文韜終

文辭發

公持節與宋... 左生曰... 武韜... 其憂民之道也... 取書中發... 文王在鄴... 召太公問曰... 嗟嘆而言之也... 公尚助予憂天下之民... 其道如何此

武韜

其憂民內言修德惠民以安民生但用在征伐故曰武

發啓第十三

發啓者開發啓迪其憂民之道也取書中發

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主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

文王在鄴邑召太公問曰嗚呼今商主暴虐已極罪

殺無辜之人如斲朝涉之脛剖賢入之心所以文王

嗟嘆而言之也公尚助予憂天下之民其道如何此

言求救民之畧也。尚也。字。也。天。下。之。民。其。欲。救。而。不。

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

太公對曰。王其修德以禮下賢士。子惠兆民以觀天道之向背。天道未降殃。不可先倡。伐暴之議。人道未降災。不可先謀。罰罪之師。言王者雖以救民為急。亦必待時而後動。當盡其在我而順天應人也。

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

必見上天之降殃。又見下民之生災。乃可以謀而為之。天殃如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夏霜冬電。春凋秋榮。之類。是也。人災如五穀不熟。饑饉薦臻。盜賊滋熾。姦宄竊發之類。是也。陽顯明之地。陰幽暗之處。顯明之地。所為者皆暴虐之事。幽暗之處。所為者皆滯惡之行。乃知其心之昏惑也。必見其外之所行。又見其內之所養。外之所行者。皆賊虐之政。內之所養者。皆邪僻之非。乃知其意之逸亂也。如紂外則殺忠賢而賊諫輔。內則肆酗昏而耽色慾。心神昏惑。志意迷亂。從可知矣。必見其疏遠者離叛。又見其親近者放逐。乃知其情之向背也。如紂遠則江沱汝漢之間。悉從文王之化。近則微子去箕子。奴人情之向背。亦從可知。

王其修德以禮下賢士。子惠兆民以觀天道之向背。天道未降殃。不可先倡。伐暴之議。人道未降災。不可先謀。罰罪之師。言王者雖以救民為急。亦必待時而後動。當盡其在我而順天應人也。

矣。○一說疏是疏遠，賢人親是親近，小人。○又說疏謂百姓離心親，謂同宗叛去。○
 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
 能順天人以應事，則無所施而不得。然後行其吊伐之道，道可得而致也。從其所入之門，門可得而入也。立其軍國之禮，禮可得而成也。爭其形勢之強，強可得而勝也。此乃反言以起下文也。
 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此乃正言也。言強者雖以爭而勝，然全勝不在戰鬪。在勝於無形。大兵無創，傷殘在完。吾士衆能勝於無

形而兵無傷殘，是其智與鬼神通。所以疊言微哉微哉而嘆其妙也。
 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趣。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
 此言能與下人同其心，則不必有所資藉而自然能勝。能攻能守矣。正謂全勝不鬪。大兵無創，鬼神通者矣。故曰能與人同病而相救援，同情而相成就。同惡而相扶助，如民之所惡惡之，同好而相趣向，如民之所好好之，故無甲兵而能勝，人無衝機而能攻擊，無溝塹而能固守，衝衝車從旁衝擊者也。機，弩牙也。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

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

太智則人不見其智太謀則人不見其謀太勇則人不見其勇大利則人不見其利此言其自用智謀勇利故言人不見也若能以智謀勇利而利天下者天下之人自皆以智謀勇利開啓矣若以智謀勇利害天下者天下之人必閉之而不啓矣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啟之無有以閉之也此推本天下之人利害相關故吾以利天下爲心則天下自以智謀勇利啓之而不必自用也故曰天下

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其取天下者若逐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濟水既濟則皆同得其利若敗則皆同受其害如此則天下皆有以開啓之無有以閉塞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

人君無取於民者其實取民者也取於民者奪民之利也取民者得民心之歸也民心歸豈有不利者哉所謂行仁義而自無不利者也故無取於民者民利之無取於國者國利之無取於天下者天下利之民利之者民歸之也國利之者一國歸之也天下利之

者。天下之人歸之也。民歸之。一國歸之。天下歸之。此所以天下啟之也。

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強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故道之妙。在衆人之不可見。事之密。在衆人之不可聞。勝之巧。在衆人之不可知。微哉微哉。嘆其妙之至也。鷲疾之鳥。將有所擊。必卑伏而飛。收斂其翼。威猛之獸。將有所搏。必強耳而俯伏其身。兩喻明聖之人。將有所動。必有如愚之色。此欲文主遵養時晦。以待之取。一入之天。十入之天。十入之天。十入之天。十入之天。

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

今彼有商之君。衆口互相惑亂。紛紛渺渺。好色之心。無有窮極。此乃亡國之證也。紛紛紊亂之貌。渺渺無窮之貌。

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賊一作疾。

吾觀其田野。草菅勝五穀。吾觀其人衆。邪曲勝正直。吾觀其爲吏者。惟務暴虐殘賊。敗亂國之刑法。上下皆不覺悟。此乃亡國之時也。

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太義發而萬物皆利。太兵發而萬

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大明日也天有大明發而萬物皆得其照喻聖人有
大義發而萬物皆得其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其心
大哉聖人之德有人所不及聞見而已獨聞見抹暴
止亂憂民之心遂矣豈不自得其樂哉此太公勸文
王興兵之言也

文啟第十四

文啟以文德起施其民也蓋取書中之義以名

篇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
何嗇何憂萬物皆適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將操何道而守太公對曰何用
憂而何用嗇乎萬物皆可得也何憂何嗇猶言何思
何慮也何用嗇而何用憂乎萬物皆可適也嗇吝也
適聚也詩曰百祿是適集傳訓聚

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
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
政之所施而人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而人莫知其移
所謂聖人無為而成治天道無為而成事也聖人守
此無為之政而萬物自化而為善何有窮盡亦知天
道之終而復始循環無極也此推其施政之變化惟
因時以為之轉移也

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優游自如之貌。承上文而言。聖人之所以無爲者。優游自如耳。故當展轉以求其感化。展者轉之半。轉者展之周。欲其反覆而求之也。求而能得之。不可不藏之於密。既以藏之於密。又不可不行之於人。既以行之於人。勿復彰明之密。猶心也行。行事也。明表著也。

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夫天地有其功。惟不自明其功。故能長生。萬物聖人有其治。惟不自明其治。故能名譽彰顯。醫書有云。天

明則日月不明。言天不自明。故日月得而明也。若天之精氣呈露而自明。日月亦不能明矣。謂天地隱德弗曜。而萬物得以長生。此卽天何言哉之旨。聖人隱德弗曜。而名譽得以彰顯也。

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

上古聖人聚人而爲之家。聚家而爲之國。聚國而爲之天下。分封賢德之人以爲萬國。諸侯命之曰大紀。大紀者。國家之大綱紀也。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群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遁。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

敷陳其政事教化順從其民之風俗使邪曲皆化為直而變於形容萬國風俗雖不通各得樂其所入皆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大定者天下之平定也

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

嗚呼嘆辭嗟嘆而言聖人務安靜以化民賢人務正已以率物愚人不能正以率下故與人必爭上之人勞則刑罰繁多刑罰繁多則民心生憂民心生憂則思流離逃亡上下皆不能安其生而累世不能休息命之曰大失大失者國家之政今大失也如拂人矯

俗情康之禍足鑒矣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啟之則行靜之則清

天下之人情譬如流水遮障之則停止開之則通行

靜澄之則潔清此言人心之向背若流水至神而莫

測者障之則止是言水勢非如召公防川之說也

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

又嗟嘆而言嗚呼神妙哉聖人既見其物之始則知其物之終謂見其民之所以始則知其民之所以終

也

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文主曰聖人務靜之道奈何太公對曰天有恒常之形體民有恒常之生意天之常形謂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成冬而藏也民之常生謂使農在耘耨婦在機杼家仁讓而俗禮義能與天下共其生生之理而天下自靜矣

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為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主曰公言乃協于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為常

太上者因民而成治其次者用化以成俗夫民化於下而從人君之政是以天道無為而成事事猶物也民無所與而自致富謂不奪其時薄其賦歛使民安

其田野家給人足是無與而自富此乃聖人之德也文主聞而嘉之曰公所言乃協合我之懷當夙夜念之於心而不忘用為治天下之經常也

文伐第十五

文伐者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以文主問文伐之法故取以名篇

文主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

文主問太公曰不用戰陣以文事伐人之法奈何太公對曰凡文伐有二十二節
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

六韜 正角 卷之十一
之。必能去之。奸一作好。

一曰因敵國之所喜好以順從其志意彼將生驕慢之心亦必有奸事自起吾誠能因之彼必能去之如智伯喜地韓魏因而與之東胡喜馬冒頓因而獻之是也。一云必有喜好之事形見于外。

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

親其彼國之所愛大臣以分其國威一人而懷兩心其中必然衰弱若朝廷無忠臣以諫諍之社稷必至於危亡矣如張儀入楚楚欲殺之儀賂靳尚說鄭袖而免之因勸楚與諸侯連衡以事秦之類是也。

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

陰賂彼國之左右近臣得其情與我甚深彼身雖在內而情却在外其國必將生害矣如秦人賂趙之郭開越人賂吳之伯嚭是也。

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

輔其淫樂以廣其荒怠之志厚賂以珠玉娛之以美人卑其辭而委曲聽令於彼順其命而求合於君彼將不與我爭而奸雄之節乃定矣如越以西施獻吳列士以上皆有賂是也。

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為置

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

嚴敬其忠臣而薄其賄賂稽留其來使勿聽信其事亟請為置代而遺以誠信之事求與親厚而信任之其君將復來合之誠能嚴敬之國乃可得而謀也如

劉先主得荊州嚴敬周瑜而委曲以達其誠是也

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

收其內臣而離間其外臣使才臣在外陰相於我而敵國侵之於內其國鮮有不亡者一本作收其外間其內才臣內相敵國外侵國鮮不亡謂收其外臣而間其內臣使才臣在內相之而敵國在外侵之其國

鮮有不亡者如秦使張儀相魏而以兵伐之魏終以亡是也

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

欲蔽錮其君心必厚賂之以利收其左右忠愛之人謂結其心使為我謀也結其心而陰示之以利使彼輕棄四民之業而蓄積空虛耳

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

賂其臣以重寶因與之通謀謀而又利之彼貪利而必信於我是謂重結彼此之親好也重親之積必能

為我之用有國而外聽於我如此其地位必至於敗矣○一說國內或可保此外必危亡矣如金人之重

親秦檜是也
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為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

尊崇之以重名無以艱危之事遺其身示以尊大之勢且順從之彼必信我使致其侈大尊崇之形先為榮顯之貌而微飾其為聖人之德其國乃大偷惰矣

如唐高祖之驕李密也

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一作示

卑下以事之必示以誠信若得彼國之情承順其意以應彼國之事如與之同生言其情好之密也既以得彼之情乃微密收之時及將至其國必敗若天喪之也如劉玄德之待呂布是也

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之陰內智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

蔽塞敵國自有其道為人臣者無不重貴與富而惡危與咎陰示其臣以大而且尊微輸以重寶而賂之是欲收其豪傑之心以為我用也內之所積者甚厚

而吾自外為之陰內有智之士使圖其計納勇力之士使高其氣使彼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吾之徒黨以具是謂塞之之道有國而為人塞之安能有其國也。

十一日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木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養其亂臣以迷其心進美女淫聲以惑其志遺良木馬以勞其形時與大勢以引誘之上察其勢而與天下共圖之如齊人歸女樂於魯是也。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時下察地

已上十一節全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時下察地理徵驗已見乃伐之此文伐之法也

蓋謂文主之所以為文者純亦不已而已得熙敬止而已雖興兵而伐密伐崇亦順帝之則而已故詩稱之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又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所謂詐謀詭道豈文主之所用心哉古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其至德顧不義之事文王肯為之乎文王以太公為師而問文伐之法太公喋喋以謀詐告之亦獨何心哉不惟文王厭聽而太公亦難於啟齒矣以

文王世周召方興一南之化而太公以此詩謀啟
之春秋戰國之時又將如之何哉嗚呼此書之所以
難盡信也先儒亦曰尚父本有道者謀言兵二百三
十一篇豈近世有為太公術者所增加歟今以此篇
文辭考之非三代聖君賢相授受之言恐是周史
依倣而為之耳學者宜詳辨之

順啟第十六

順啟者順天下人心而啟導之也此亦取書義
以名篇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為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
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

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
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
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治天下太公對曰量之
大覆蓋天下然後能包容天下信之至覆蓋天下然
後能約束天下仁之極覆蓋天下然後能懷服天下
恩之盛覆蓋天下然後能保守天下權之道覆蓋天
下然後能不失天下舉事而不疑惑則天運亦不能
移時變亦不能遷此六者全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
此有包括天下氣象蓋字非有籠罩一世之術自然
滂洽於世事雖有六總歸於道故曰惟有道者處之

故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故利益天下者天下開啟之虐害天下者天下閉塞之生養天下者天下皆德之殺戮天下者天下皆賊之能徹天下而不迫者天下皆通之窮困天下而不蘇者天下皆仇之安定天下而不擾者天下皆恃之危始天下而不義安者天下共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之君能久處而危亡也

三疑第十七

三疑者欲攻強離親散衆恐力不能而疑之也以武王問三疑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子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子欲建立安世之功有三疑焉恐我之力不能攻彼之強離彼之親散彼之衆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太公對曰攻強離親散衆之術在因其勢而不逆慎其謀而不露用其財而不吝耳夫攻強者必養之使

盛強益之使奮張彼太強者必然摧折太張者必然
缺壞則其強斯可攻矣故攻強者必以強離親者必
以親散眾者必以眾此皆因其勢而利導之取此所
謂因其勢也。

凡謀之道周密為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
凡機事不密則害成故謀之道以周密為寶必設之
以事機玩之以貨利彼之爭心必起矣此所謂慎其
謀也。

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
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
欲離其親信必因其所愛之臣與其寵幸之人與之

以所欲示之以所利因用間以疏而遠之無使其以
得志於國彼國之人貪利甚喜但遺之以疑乃止矣
如秦人賂郭開以間廉頗李牧於趙賂晉鄙之客以
間信陵君於魏是也此所謂用其財也。

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
凡攻入之道必先閉塞彼之聰明而後可以攻彼之
強勢毀其大殘大賊以除民之患害一云大謂大國
此言攻強之謀也

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
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
淫之以美色啗之以厚利養之以滋味娛之以聲樂

六韜 直解 卷之十一 四十一

既離間其親信。必使又踈遠其民。勿使彼以智謀扶助而納之。務使彼上下莫覺其意。然後事可得而成。如呂蒙賞賚荊州軍士。有取民間一笠者斬之。凡諸將之家供給不缺。故眾無鬪志。然後襲之是也。此節言散眾之謀也。本說又者又云。夫大將大國。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餵食之。從而愛之。惠施於民。必無愛惜其財。民如牛馬。當頻數餵食之。然後從而愛之。心以啟智。智以啟財。財以啟眾。眾以啟賢。賢之有啟。以王天下。心以開啟其智。智以開啟其財。財以開啟其眾。眾以

開啟其賢。賢者有人。開啟是以能王天下。此上皆言用財之事。

○按此篇之旨。大抵言欲攻強。離親散眾。在慎謀用財而已。故下文喋喋言謀。言財。與文伐篇十一節意味頗相似。然此篇簡編又多錯亂。恐亦後人依倣而為之者歟。况章內多好謀詭計。似非太公之言。且武王之兵出不得已。豈有意離其親散其眾歟。

武韜終

九變

王公其出不意也。豈有萬萬其時也。其來也。

變之法也。兵者。因多。其時也。其來也。其來也。

和。其時也。其來也。其來也。其來也。其來也。

其來也。其來也。其來也。其來也。其來也。

甲故之事

龍韜。龍以變化不測言。隱現無常。此韜雖皆行軍事。

龍韜

龍以變化不測言。隱現無常。此韜雖皆行軍事。

多心計。藏奇隱伏。故曰龍韜。

王翼第十八

王翼者。王之羽翼也。所謂腹心。謀士。天文。地理。

兵法。通糧。奮威。伏旗鼓。股肱。通才。權士。耳目。爪。

牙。羽翼。遊士。術士。方士。法筭。凡一十八等。共用。

七十二人。此但言其行師之際。在將之左右者。

太公曰。七十二人名。雖不同。其所以羽翼王者。則一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

之奈何。太公曰。王將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而出必有股肱羽翼之人
以成王之威神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
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
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
事畢矣

太公曰凡舉兵動師以將爲司命司命者在乎通達
無碍不膠柱鼓瑟而守一術因其人之所能而授之
以職各取其所長隨時變化以爲之大綱小紀故爲
將者有股肱羽翼凡七十二人以上應天道天有七
十二候故將有羽翼七十二人備其數以如法使審

知命理命賦之於天理散之於事理卽一物各具一
太極者命卽萬物體統一太極者也其實一理而已
古人行師之際亦要審知命理其不苟也如此至於
殊能異技亦要悉備而萬事可畢矣

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
消變總覽計謀保全民命

武王曰請問其目如何太公對曰爲腹心者一人主
贊襄籌策應答倉卒揆度天象消弭變異總覽籌謀
以保全生民之命此文武全才之士所以羽翼將之
謀畫也

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

嫌疑定可否

有智謀之士五人。圖謀安危之道。思慮未萌之事。儀論人之德行。才能明白功罪之可賞可罰。授官位使當其職。決事之嫌疑。定事之可否。此有智多能之士。所以羽翼將之施設也。

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通天文者三人。主司星象曆數。審候風氣之逆順。推測時日之吉凶。稽考符驗。校量災異。以審知天心去就之機。此通天文之士。所以羽翼將之不違乎天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

阻不失地利。

識地利者三人。職主三軍行止之形勢。及利害之消息。地利之遠近。地形之險易。水之乾涸。山之阻艱。而不失地之便利。此識地利之士。所以羽翼將之不失乎地也。

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曉兵法者九人。主講論形勢之異同。行事成敗。簡選練習所用之兵器。刺舉軍中之非法。此深通兵法之士。所以羽翼將之行兵也。

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之。通糧者四人。主計度飲食。備預蓄積。通糧餉轉輸之。

路致五穀之至命三軍不至於困乏此善理財貨之士所以羽翼將之饋餉也

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

奮揚威武者四人主簡擇才力之士評論兵革如風之馳如電之掣使之不知其所由此武勇過人之士

所以羽翼將之摧堅陷敵也

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

來出入若神若一作如

攝伏旗鼓者三人主攝伏旗鼓明三軍之耳目鼓所

以明耳旗所以明目言三軍之衆視不相見故明之

以旗言不相聞故明之以鼓或詭符印使之不可知

或謬號令使之不可測闇忽往來出入如神使敵莫

能窺我之形也此輕巧便捷之士所以羽翼將之邀

襲探報者也

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

為股肱者四人主任重職持難事修理溝塹整治壁

壘以備守禦之具此忠義有為之士所以羽翼將之

自守者也

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

偶一作對

通才者二人主拾上之遺補上之過應對鄰國之賓

客使與之論議談語以消災患解結聚此深通文學

之士所以羽翼將之修已待入者也。

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

知權變之士三人主行奇謀譎計施設殊異之事而非人所能識行無窮之變。此達權通變之士所以

羽翼將之設奇置伏者也。

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

為耳目者七人主往來聽人之言視其變動觀覽四

方之事與軍中之情此往來探聽之士所以羽翼其

將使不蔽者也。

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

為爪牙者五人主奮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險難攻

而破敵者也。

銳兵而無所疑慮此勇往直前之士所以羽翼其將

而破敵者也。

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

為羽翼者四人主播揚名譽震懼遠方動搖四境以

弱敵人之心此虛張聲勢之士所以羽翼其將奪敵

人之氣者也。

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

為遊士者八人主伺敵之姦候彼之變開闔人情之

向背觀視敵人之意以為間諜此遊說舌辯之士所

以羽翼其將疏間敵人者也。

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

為術士者二人專主為譎詐之術依託鬼神以惑亂敵國衆人之心此左術之士所以羽翼其將以使貪使愚者也

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

為方士者三人專主百藥以治療金瘡以痊萬病此

醫藥之士所以羽翼其將療理士卒也

法筭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能法筭者二人專主會計三軍營壘之廣狹糧食之

多寡及財用出入之數此善於會計之士所以羽翼

其將量度財用也

論將第十九

論將者評論將師之賢否也以武王問論將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

武王問太公曰評論將師之道奈何太公對曰為將

者有五者之材畧有十者之過失

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

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

二心

武王曰敢問其目如何太公對曰所謂將之五材者

勇智仁信忠也勇者旅力過人故不可犯智者謀畫

萬全故不可亂仁者心存惻隱故能愛人信者號令

誠實故不可欺。忠者盡已報國故無二心。○按太公論將以勇為首孫子論將以智為先太公終之以忠孫子終之以嚴何也。夫為將之道雖有五而其要則在智勇二者而已。勇而無智則輕死是鬪將也。智而無勇則心怯特謀將也。孫子論計故以智為先謀定而與人戰則勇有所施太公論材故以勇為首勇決而謀始成則智有所用故勇必以智而後成智必以勇而後行然無仁則失之殘忍而士眾之心離無信則失之欺蔽而上下之情隱故智勇必以仁信輔之也。中庸論三達德曰知曰仁曰勇而行之以誠誠者信之極也。太公終之以忠恐為將者不能盡乎已而

有二心也。二其心則事不成矣。孫子終之以嚴恐為將者失於姑息而愛克厥威也。愛克厥威則克罔功矣。太公孫武之言各有攸當宜參互考之不可執一論也。

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入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所謂將之十過有勇敢而輕於死者暴虎馮河之勇也。有性急而欲速者如項羽之類也。有貪婪而性好利者如張魯之類也。有仁而不忍於傷人害物者姑

息之仁也。有智而心怯懦者。無爲之智也。有信而喜於信入者。尾生之信也。有性廉潔而不肯愛人者。仲子之廉也。有智而心緩慢者。無斷之智也。有性剛而自用其能者。如袁紹之類也。有懦弱而性喜用人者。如劉表之類也。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賈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入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勇而輕死者。可暴激而殺之也。急而心速者。可持久

而困乏也。貴字一本作賂。言貪而好利。可以貴重之。賂誘之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而擾之也。智而心怯者。可窘而辱之也。信而不明。喜信入者。可用詐而誑之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而慢之。必怒也。智而心持緩者。可襲擊而取之。必破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以事煩之也。懦而喜任人者。自無真見。故可以計欺之也。

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兵者。國家之大事。宗社軍民所係。故曰。存亡之道也。三軍之命。兵之勝負。皆係在於將。故曰。將者。國家

之輔佐。先世聖王之所重也。故人君置將不可不審察也。察即察其五材十過之有無也。

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者。武王曰。善哉。一本作期不十日。

故曰。兵不能兩軍皆勝亦不能兩軍皆敗。兵出吾之國踰人之境不出十日之外。不有喪亡其國者必有破軍。殺將者。武王曰。公言善哉。

選將第二十一

選將者。簡選士之能者而任之為將。蓋取書中之義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

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之人。欲知士之高下。則為之奈何。

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舊木衆作中。

太公對曰。夫士之外貌不與衆情相應者十五事。有外似賢而內實不肖者。

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

有性溫和良善而反為盜者。有外貌恭敬而心怠慢者。有外若謙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然詳細而無

情實者有湛湛然澄清而內無誠信者。

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恹恹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

有好謀慮而無決斷者有外如果敢而內實不能者有外貌恹恹然專愆而內實不信者有恍恍惚惚然

變遷無定多所遺忘而反內忠實者。

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入者有嗃嗃而反靜愆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

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眾情相應者也外一本有心好詭激而作事反有功效者班固叙事詭激疑

與此詭激之義同謂毀人之短揚人之長也。有外勇

敢而內怯弱者有貌肅肅然恭敬而反輕易人者有嗃嗃然威嚴而反沉靜專愆者嗃嗃一作狂妄有勢

虛形弱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成遂者此等之人天下衆人所賤而棄之聖人獨貴之也聖人官人因

其材而任之凡人所以不知也非有知入之太明不能見其崖際未易測也此士之外貌不與眾情相應而爲人賤之耳。

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日問之以言

以觀其詳二日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日與之間謀以觀其誠四日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日使之以財以觀

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
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或主問曰人之賢否何以能知之太公對曰欲知其
賢否有八事徵驗之其一曰詢問之以言以觀其詳
細次二曰窮究之以辭以觀其權變次三曰與之以
間諜之言以觀其誠實次四曰明白顯問無有隱情
以觀其德行次五曰使之以財貨觀其廉潔次六曰
試之以女色以觀其貞守次七曰告之以患難以觀
其勇敢次八曰醉之以醇酒以觀其態度八者之徵
驗皆全備則士之賢不肖可分別矣

立將第二十一

立將者建立大將也武王問立將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
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
願將軍師師應之也應之也新本無也字

武王問太公曰人君建立大將之道奈何太公對曰
凡國家有患難君避正殿示不敢當尊也召將而
詔告之曰社稷之安與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守臣
職願將軍師師以應之此聞難之初而命以立之之
意

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
以受斧鉞

將既受君命君乃命太史卜之主乃齋三日往太廟

鑽靈龜卜問吉日以授其斧鉞
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

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
人君入廟門內西面而立就主位也大將入廟門內

北面而立就臣位也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將以其柄
曰從此上至於天者將軍制之鉞揚也有向上之義

故以天言授鉞而以柄者欲致果決於人也
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君復操斧持其柄授將以其刃曰從此下至於淵者
將軍制之斧威也有俯下之義故以淵言授斧而以

刃者欲致果決於已也

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

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

勿以辯說為必然也今本無也字
見其敵之虛則前進見其敵之實則且止勿禁止之

離勿以三軍為衆盛而輕易敵人勿以受人君之命

為重而期以必死勿以自己之身尊貴而卑賤他人
勿以一己之獨見而違衆心勿以辯捷之說為必然

而偏聽
士昧坐勿坐士昧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

士衆未坐將勿先坐士衆未食將勿先食大寒大暑
勿服裘張蓋必與衆同之若能如此士衆必爲之盡
死力以前進此上一二節是授將當盡之道

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
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
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
許臣臣不敢將

大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家之事不可從外
治之言當獨斷也軍旅之事不可從中制之既爲吾
君又愛吾身是有二心不可以事奉人君君有疑於
將將有疑於君不可以往應敵國臣既受君之命專

主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於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
於臣君若不許臣臣不敢爲將此又言將之請命於
君以求專制之權也

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
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
無君於後

君已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聽聞於君命皆從
大將而出臨敵決戰無有疑二之心如此則無天於
上謂上不制於天也無地於下謂下不制於地也無
敵於前無君於後謂中不制於人也末四句前已詳

解

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是故將得專制，各効其能，智者為之畫謀，勇者為之赴鬪，氣凌厲乎青雲，動於九夫也。疾若馳騫，勢盛聲烈也。故兵不用接刃而敵自降服，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戰既勝於外，功又立於內，為吏者超遷，上賞百姓皆歡悅，將師無咎殃。是故風雨應時節，五穀皆豐登，社稷得安寧。所謂人道正則天道和而地道寧也。夫兵

雖不祥之事，命將得道而反為國家之福。如此立將者，可不慎歟？武王是以美其言之善也。

將威第二十二

將威者，論將之不可無威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人畏將之威，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以武王

問將何以為威，故以名篇。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為威？何以為明？何以為禁止而令行？

武王問曰：大將以何者為之威？以何者為之明？以何者為之禁止而令行？

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

令行

太公對曰將以能誅其職之大者而有罪必戮為威以能賞其職之小者而有功必賞為明以用罰詳審為禁止者而令行也罰審謂不苟一罰必致其詳審也假使刑貸於大賞遺於小法網混淆皆錮弊也若韋仁壽之錄及圍馬李晟之法行涇州孔明能令賢愚僉忘其身則勸戒明而威無不行矣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其一本作殺及

故殺戮一人而三軍震懼者殺之賞賚一人而萬人喜說者賞之法每屬於大故殺之貴其大者恩每忽於小故賞之貴其小者殺其當要路權貴重之人是刑極其上也賞及牧牛之豎馬洗之夫及廐養之徒是賞通其下也刑能極其上賞能通其下則設施公正此三軍震而萬人悅將威之所以能行也

太公勵軍第二十三

勵軍者激勵軍士使前進也武王欲三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非激勵其軍安能使之如此故以勵軍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眾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

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眾攻入之城爭先登戰於野爭先赴士卒好戰聞金聲而止則軍怒聞鼓聲而進則軍喜為之奈何

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

太公對曰為將有三者必勝之道武王曰敢問三勝之目何如

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

太公對曰為將者隆冬忍於寒而不服重裘與士卒同其寒也盛夏忍於熱而不操統扇與士卒共其熱

也大雨忍於濕而不張傘蓋與士卒均其濕也此名

曰有禮之將為將而厚於自奉身不服禮則無以知士卒之寒暑而體其情矣故能以禮為節者自能服

勞止欲如吳起馬緩李廣者難以枚舉然分甘共苦寧第為將之事乎粵稽五殺之治秦陶侃之運甓伏

湛之恤饑陰鏗以酒炙授行觴均足以勵人心而得其力

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

出隘塞之險犯泥塗之艱將必先為之下步舍車而徒行名曰効力之將若為將而適已自便身不服力

則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而體其情矣。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次營次也。舍旅館也。止欲者禁止其嗜欲也。軍皆安定幕次將乃方就舍士卒炊者皆熟將乃方就食軍士不舉火以炊將亦不先舉名曰能禁止嗜欲之將為將不身服止欲則無以知士卒之饑飽而體其情矣。

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

夫為將者與士卒能共其寒暑勞苦饑飽如此則有以盡激勵之道矣。三軍之衆所以聞鼓聲則喜其進聞金聲則怒其退攻人之高城深池而矢石繁下士卒相率而爭先登若遇野戰白刃始合士卒踴躍而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

若此者士卒非好愛其死亡而歡樂其傷殘也為其將能知已之寒暑饑飽之詳審而見士卒寒暑饑飽之昭明故願効其死力也。○一本作見勞苦之明合。

上三勝亦是不然寒暑獨重勞苦獨遺也。陰符第二十四。陰符者陰為符節以通主將之意不使人知之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境地三軍倉卒之間有緩急之事或得利或遇害此時言語文字不通吾將以近通其遠從中以應其外以給足三軍之所用則其術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殺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眾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王之符長三寸。

太公對曰主與將有陰符往來相通凡八等。遇有一事陰使入通之雖傳符之人亦不得而知焉。有大勝克敵之符其長一尺。破人之軍殺人之將其符長九寸。降人之城得人之邑其符長八寸。卻退敵人而報遠其符長七寸。警吾士眾使之堅守其符長六寸。請糧益兵其符長五寸。吾軍敗北將師亡歿其符長四寸。

寸。吾軍失利。亡歿士卒。其符長三寸。符符節也。或以銅或以竹為之。中分為二。右留於君。左在將。所有事則陰通而合之。

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今新本以告者在先。聞者在後。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中事漏泄。聞者與告者皆誅殺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已上八符者。主與將秘聞之。所以陰通言語。不漏泄中與外。可相通而能知之術。敵雖有聖人之智。莫之能識也。武王曰。公言善哉。夫符期於秘密。乃王稽有

三亭之約。魏姬有卧内之竊。門庭衽席得陰行其謀。人主當周於計耶。

陰書第二十五

陰書者。陰為書信以相通。主將之言。不使入知。人之乏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繁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而主與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化。謀不測之利。使其事繁而且多。陰符不能明之。相去道路遼遠。言語不得相通。將為

之奈何

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入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使作相

太公對曰。諸有陰密之事。與大謀慮。當用陰書不用陰符。主用書遺將。將用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謂分其一書之文為三部。三部者。謂上中下之書。又分為三分也。三發而一知者。言持書必用三人。使一人各操一分。全閱則無遺。單看則

未明。雖持書者。相參而不知情也。此謂之陰書。敵雖有聖智之人。莫之能識。武王曰。公言善哉。夫一合三發。遂謂神於秘密矣。倘機勾轉入。又何以識哉。如秦以使繫邃室。而斃懷王。姜維易期會兵。而困鄧艾。夏竦以女奴陰習其書。而傾富弼等。故有書之誤。不如無書也。矧後之連篇累牘。敵莫不聞。且得制勝乎哉。

軍勢第二十六

軍勢者。行軍破敵之勢也。孫子論兵勢。以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喻其險而不可遏。太公論軍勢。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喻其速而不可禦。其義同也。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敵人之道奈何太公對曰三軍之勢因敵家之舉動而為之權變之道生於兩軍對陳之間兵之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要之事不先語於人用兵之法豈可言傳乎

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

且事之至者必密其機人言不可聽信也兵之用者必隱其情形狀不執定見也倏然而往忽然而來能

獨自專擅而不制於人者用兵之道也

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

使人得聞我之情則必議我之動靜使人得見我之形則必謀我之虛實我之動靜彼得知之則必為彼

所困我之虛實彼得辯之則必為彼所危此用兵之所以貴密也夫聞見知辯在吾心之澄徹眾以為可

取而吾獨以為緩如劉誠意之料張士誠也眾以為莫禦而吾獨言戰如盛彥師之籌李密也

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

此皆言圖勝於未然也故善戰者不待張吾之軍而

與之戰。謂潛謀密運而取勝也。善除患者。理於患未
生之初也。勝敵者。見微察隱而取勝於無形也。上戰
無與人戰而自能取勝於彼也。一云人無能敵之
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
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士也。
故與人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謂之良將也。設備於
已失之後者。非謂之上聖也。智謀與衆人同。非謂
之國師也。技藝與衆人同。非謂之國士也。此言其不
能圖勝于未然者。不足尚也。
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
於不識。

兵之事。無有大於必克。必克者。必勝於人也。兵之用
無有大於玄默。玄默者。玄妙而秘默也。兵之動。無有
大於不意。不意者。出敵人之不意也。兵之謀。無有大
於不識。不識者。謀之深而使敵人不能知也。事於必
克。如桓溫拜表。轍行用於玄默。如雷簡夫。啣枚夜薄。
動出不意。如柴紹之解谷渾。謀不可識。如馬行襲之
保武當。是也。

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
夫先勝者。先示怯弱之形於敵而後與之戰者也。示
弱於敵而設奇伏。故士止用其半而功則必倍焉。如
任圜之示弱而先誘之以羸師。後出精銳。敗擒康延

孝是也。

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唯聖人之用兵。徵驗於天地之變動。而人莫知其紀。極循順一陰一陽之道。而從其往來之候。當天地一盈一縮之理。而因以為恒常之道。萬物有死有生之命。正天地盈縮之形也。故聖人因之以用兵。而為生殺之政焉。天地之動。即陰陽之道。陰陽之道。即天地之盈縮。夏至一陰生。至十月則純陰矣。冬至一陽生。至四月則純陽矣。陰而陽。陽而陰。此天地之動也。氣升而盈。氣降而縮。天地盈縮。此常道也。春夏物生。陽

之形也。秋冬物死。陰之形也。陰陽往來。成天地之化也。聖人於是乎因之。

故曰。未見形而戰。雖眾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

故古人有曰。未見敵人虛實之形。而與之戰。兵雖眾。多必至於敗。唯善為戰者。之行兵。處之不撓亂。一不致屈撓于人。見有可勝之形。則起。見有不可勝之形。則止。

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

故曰。無恐懼之色。無猶豫之心。用兵之害。惟猶豫不

決最大三軍之災不過生於狐疑而已。猶豫狐疑解見吳子。

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

善用兵者見利則必進而不失遇時則果決而不疑若失利後時而動反受其殃禍故智者順其時而不失其利巧者一決而無猶豫之心

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逃之者亡孰能禦之

是以急疾之雷人不及掩其耳迅速之電人不及瞑其目赴之也若驚用之也如狂當之者破散逃之者

滅亡其誰能禦之雷發電激鳥驚風狂皆喻軍勢之速

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夫將人有所不能言而我先能守之者神也惟神是以守於未言耳人有所不及見而我先能視之者明也

惟明是以視於未見耳故能知神明之道者守於未形視於未萌則戰有必勝野無暴橫之敵矣攻有必破對無建立之國矣武王曰公言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奇兵者出奇取勝應變無窮大公因武王之間

而言其法如此故以名篇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太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度其大要何如太公對曰古人之善戰者非能戰於九夫之上而取勝也非能戰於九地之下而取勝也其成與敗皆由用兵之神勢如何耳神勢者用兵之勢神妙莫測也故得兵勢之神妙者其國昌盛失兵勢之神妙者其國亡滅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夫彼此兩軍對陣之間出甲陳兵或縱其士卒或亂

其行列者所以爲變詐之道以誘敵也

深草蒼鬱者所以遁逃也

處軍必依草木深茂之地者所以爲遁逃之計也

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

據守溪水山谷之險阻者所以止敵之車禦敵之騎不得前進也

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

屯定於險隘關塞山阪林木之處所以用我之少而能擊人之衆也

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

屯扎於水澤低坳窈冥幽暗之處者所以藏匿其兵

之形也。六韜正解 卷之十一 七十五
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

布列於清明無所隱蔽之處者所以鬪其勇而使得盡其力也。清明無隱之地即曠野平原也。疾如流失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行兵疾如箭鏃之急流擊如弩牙之發動者所以破人之精微也。精微言其謀之精詳微妙非疾戰不能破之也。

詭伏設奇遠張詐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詭詐隱伏施設奇兵遠張其軍以詐誘之者所以破人之軍擒人之將也。

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

使吾軍四分五裂若無統紀於一者所以乘便因虛擊人之圓陣破人之方陣也。

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

因彼軍之驚駭而衝擊者所以一擊人之十也。因彼軍之勞倦暮舍而奮出者所以十擊人之百也。暮舍夜宿於營舍也。

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用奇巧之技為天潢飛江者所以越絕深水濟渡江河也。

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

用強弩與長兵者所以欲踰水而與人戰也。

長關遠候暴疾繆道者所以降城服邑也。

長其關限遠其斥候暴疾往來詐繆道逃者所以降

人之城服人之邑也。

鼓行謹囂者所以行奇謀也。

未擊鼓而前行使士卒謹譁混囂者所以疑誤敵人

因而行我之奇謀也。

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

因其大風甚雨而進者所以擊人之前擒人之後而

出其不意也。

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

備走北也。

偽稱敵人之來使者所以斷彼之糧道而使之莫覺

也。詐謬號令與敵同其服色者所以防備彼軍之走

北而為追襲計也。

戰必以義者所以勵眾勝敵也。

將戰必以義激之者所以勵士眾欲以制勝於敵人

也。

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

也。

尊之以爵秩重以賞賚者所以勸吾用命之士也。嚴

之以五刑重之以五罰者所以進吾罷怠之兵也。

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

三軍制一臣下也。

一喜一怒以情言喜則人說怒則人畏因其可喜者

喜之因其可怒者怒之不妄喜亦不妄怒也。一予一

奪以爵言也。有功者與之有罪者奪之不妄與亦不

妄奪也。一文一武以政言也。文以附之武以威之弛

張寬猛之相濟也。一徐一疾以令言也。徐則人力舒

徐久則怠矣疾則人力誦疾久則害矣徐以縱之疾

以收之禁舍開塞之得宜也。凡此四者皆所以調和

三軍而使之心同制一臣下而使之力齊也。

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山林茂

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

處高敞之地者便于眺望所以為我警守也。保險阻

之地者得據地利所以為固守之備也。居於山林茂

盛而幽穢者所以潛默吾之往來而使人不知也。深

吾之溝壘高吾之壁壘積糧又多者所以為持久

之計也。

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殺不可以語

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故曰不知所以戰所以攻之計策不可以與之言敵

不能分析士卒而移之不定者不可以言出奇之兵

不通治而生亂亂而復治之道不可與言權變之道
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
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
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
職
故曰將不寬仁則三軍不相親附將不勇敢則三軍
不精銳將不智畧則三軍大疑而無所倚恃將不通
明則三軍大傾而無所相依將不精詳微妙則三軍
失其發動可乘之機將不持常戒慎則三軍失其備
禦自守之具將懦弱而不能強力則三軍無畏皆失
其職而不守

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
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故將者三軍之司命將之治亂三軍與之同其治亂
人君能得賢將者兵強而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而
國亡此申言為將者所係之重武王曰公言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

五音者宮商角徵羽各有所應也言兵家察五
音隨其所應而制之亦可以佐吾之勝也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
決乎

武王問太公曰律管十二五音之聲亦可以知三軍

之消息及勝負之決乎。正音大率亦曰火成而

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

太公對曰深妙哉王之問也。夫律管有十二。謂六律六呂也。六律屬陽。六呂屬陰。陽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陰呂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其要有五音。謂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改易五行之神亦道之經常也。金木水火土亦各以勝攻不勝也。

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

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
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太九百
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

古者伏羲神農軒轅王天下之時。是謂三皇之世。用
虛無之情。以制人之剛強。此時無有文字。皆由金木
水火土五行之道。乃天地自然之理。六甲之所以分
至微至妙之神也。六甲之分。謂甲乙屬木。丙丁屬火。
戊巳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是也。微妙之神。謂木
之神曰青龍。火之神曰朱雀。土之神曰勾陳。金之神
曰白虎。水之神曰玄武。是也。其法以天氣清淨無陰
雲風雨之日。至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約去九

百步外徧持十二律管當耳大呼噪震驚之以觀其應我。

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官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

敵必有聲應我入于管中其聲之來也甚為微妙角聲應管當用白虎方位時日勝之角聲屬木白虎屬金金能克木故也商聲應管當以朱雀方位時日勝之商聲屬金朱雀屬火火能克金故也羽聲應管當以勾陳方位時日勝之羽聲屬水勾陳屬土土能克

水故也五管聲盡不應者官也當以青龍方位時日勝之官為四音之主屬土土性重靜故聲不應青龍屬水水克土故能勝官此五行之符驗佐勝之徵兆而兵之成敗其機先見於此也武王曰公言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而得武王問曰何以能知其故太公對曰因敵人若有驚動則聽其聲以占五音角屬木枹鼓以木為之故聞枹鼓之音者知為

角聲之應徵屬火故見火光者知為徵聲之應商屬金故聞金鐵矛戟之音者知為商聲之應羽屬水水聲清亮嘯呼之音似之故聞人嘯呼之音者知為羽聲之應也官屬土土性靜而無聲故寂寞無聞者知為官聲之應也此五音者亦應五行乃聲色之符驗也言前律管中所應官商角徵羽之五聲分屬青龍大白虎朱雀玄武勾陳之五色固最微妙與五音之顯者實相符合也如晉之師曠審音而知南風之不競此又無待對壘而徵應是也

兵徵第二十九

兵徵者兵家勝負之徵兆也或凶或吉皆先見

焉為將者不可不知故武王以為問而太公答之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於未戰之前先知敵人強弱之形豫見彼此勝負之徵兆則為之奈何

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

太公對曰勝負之徵兆精神先見於外惟明將能察之其效驗在人謹候伺敵人之出入進退審察其動

靜與軍中言語妖祥之事及士卒之所相告語之詞

凡三軍說懾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

凡三軍之衆心志喜說怡辭士卒皆畏懼法令敬守其主將之命相喜以破敵之期相陳以勇猛之事相賢以威武之勢此兵家強盛之徵兆也
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自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
三軍之衆頻數驚動士卒之心不能齊一各相恐懼以敵人之盛強衆相私語以出師之不利士卒耳目常相聯屬皆驚懼之狀妖言不止衆口交相扇惑不畏懼其法令不尊重其主將此兵家怯弱之徵兆也

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擊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

三軍出入進退行伍齊整陣勢堅固深溝高壘便於固守又有大風甚雨益利我軍三軍無故旌旗前指而指金鐸之聲揚起清潔擊鼓之聲宛轉高鳴此得神明之助佑兵家大勝之徵兆也
○一說旌旗前指則知奮揚金鐸清宛則知靜治緣人事以知天毫釐不爽若拘風雨爲神明之助則漢高之脫圍睢水燕兵之勝白溝河誠有呵護而太公之勝牧野子儀之潰相州此又其何助乎故善用兵者必行吾所明無

天於上也

行陳不固。旌旗亂而相達。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沫。此大敗之徵也。行伍陣勢。俱不堅固。旌旗繁亂。而相連連。兵之所動。則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之氣驚恐畏懼。彼此斷絕。而不相聯屬。戎馬驚駭奔逸。若不調習。兵車之軸。或然斷折。金鐸之聲下以濁。振之不清也。鼙鼓之聲濕。以沫。擊之不鳴也。此大敗之徵兆也。

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

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北。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西。城不可降。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南與東

屬陰。陰主殺。故其城可降而克也。城之氣出而南。其城必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其城必不可攻。南與東屬陽。陽主生。故不可攻而拔也。

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之主必然逃北。出而復入。無主之象也。城之氣若出而覆我軍之上。我軍必病。

以城之氣壓我也。城之氣若出高而無所止。主用兵長久高而無止。長久之象也。

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大凡攻城圍邑。經過一旬。而天不雷。不雨。無可乘之便。必當速去之。以彼城中。必有大輔佐之人。此攻城者。審知其有可攻之形。則攻之。不可攻則止矣。武王

曰。公言善哉。

農器第三十。農器者。以農器喻用兵之器也。天下安定。則武備不修。太公以農器即兵器。兵事即農事。此亦

周家寓兵於農之意也。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既以安定。國家又無所爭。戰攻之器具。亦可無修乎。守禦之備。亦可無設乎。此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

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

太公對曰。戰攻守禦之器具。盡在於農人之事。相為符合也。農家之有耒耜。即其兵家之有行馬蒺藜也。

耒耜。田器神農所作。撥木為耒。剡木為耜。用以耕種。

也行馬以禾為螳螂。劔亦扶脊。疾藜以禾為之。或以鐵為之。二者皆拒守之器也。

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其營壘蔽櫓也。其營壘蔽櫓也。

馬用之乘牛用之耕。車輿用之載。其兵家之有營壘蔽櫓也。車大車輿。車底也。車有轆有軾有輪有軸有

轂有韉。有輻有軫。車其總名也。營屯營壘。壁壘軍舍。止所以為固也。蔽藩垣也。軍行用車輿周匝圍之。櫓

大盾也。城上露屋。及戰陣高巢車皆曰櫓。鋤耨之具。其矛戟也。

農家鋤耨之具。其兵家之矛戟也。鋤除草器也。耨摩田器也。矛夷矛。苗矛也。戟有枝兵也。

簔飾登笠。其甲冑干櫓也。農家之簔飾登笠。其兵家之有甲冑干櫓也。簔飾皆

雨衣也。以草為之。登笠皆雨衣也。有柄曰登。無柄曰笠。甲披於身。冑戴於首。干載於車。櫓列於營。皆所以

扞外而禦內者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鑿鑿斧鋸。其攻城器也。

牛馬耕載所以轉輸糧餉也。雞之司晨。犬之警守。其

如兵家之有伺候義也。婦人織絰絹帛纂組。其如兵家之有旌旗之用也。丈夫平治土壤。其如兵家有攻城之象也。

春鋟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

春月鋟本草棘。非農之方業乎。其如戰之以重騎先出者同也。夏月耨田疇。非農之盛夏業乎。其如戰之以步兵後出者同也。秋月收刈禾薪。其如用兵之糧食儲備也。冬月充實倉廩。其如兵之堅守備用也。

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師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輪粟取芻。其廩廩也。春秋

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

田里之間。相聯為伍。其如兵家之約束符信也。里有吏主之官。有長統之。其如軍中之將帥也。每里有周垣限隔之。不得相過。越。其如兵家隊伍之分也。輪運穀粟。收取芻草。其如兵家倉廩府庫之備也。春秋二時。治城郭之缺壞。修溝渠之堙塞。其兵家塹壘之法也。

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絰。有尺度。其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故用兵之器具。盡在農家之人事也。即兵農合一之

意善治國者皆取足於農家之人事。故必使百姓遂其六畜之生。無使失時。闢其田野之業。無使荒蕪。究其安處之所。無使雜居。丈夫治田。有畝數。不令廢農事。婦人織紵。有尺度。不使廢女土。此乃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公言善哉。

六韜直解卷之十一終
武王曰。公言善哉。其安處之所。無使雜居。丈夫治田。有畝數。不令廢農事。婦人織紵。有尺度。不使廢女土。此乃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公言善哉。

六韜直解卷之十二

太原劉寅輯著
江陵張居正增訂
錢塘翁鴻業重較

虎韜

虎者。以言其威猛。而不畏久也。今此韜中。皆張威武及臨危不驚。故曰虎韜。

軍用第三十。大文中之具。各有所用。其軍用者。軍之器用也。器用有備。以之戰守。則無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

寡豈有汰乎。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征伐。三軍之器用。其攻守之具。科品或衆或寡。豈有汰度乎。太公曰。大哉。王之間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

太公對曰。大哉。王之所問也。夫攻守之器具。各有科品。此兵家之大威也。豈無汰而處此科。是門類品是等級。

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太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汰謂之震駭。

陷堅陳。敗強敵。備一作衝

武王曰。願聞科品之異。太公對曰。凡用兵之大數。將領帶甲之士一萬人。其汰用武衛。太扶胥三十六乘。武衛卽兵衛。扶胥車之別名也。材勇之士持強弩矛戟爲羽翼。每一車用二十四人推之。用八尺車輪。車之上立旗與鼓。兵汰又謂之震駭。用以陷堅陳。敗強敵也。

武翼。太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陳。敗強敵。武翼與武衛同。卽所謂武中之衛。太櫓。車上之蔽也。置矛戟於車上。備擊刺也。材勇之士持強弩矛戟爲

羽翼用五尺車輪以絞車連弩自副亦用以陷堅陳

敗強敵也。同曰陷堅陳敗強敵也。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六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

輪陷堅陳敗強敵也。提翼小櫓亦車上之蔽。但比大櫓差小耳以絞車連

弩自副用鹿轡為車輪即今小車獨輪也亦以陷堅

陳敗強敵也。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飛

鳧電影白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

以鐵為首畫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則以

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陷堅陳敗步騎

大黃參連是弩名一發能出三矢大扶胥三十六乘

以材勇之士持強弩矛戟為羽翼上用飛鳧電影自

副飛鳧用赤莖白羽以銅為之首電影用青莖赤羽

以鐵為之首白畫以絳色之縞長六尺闊六寸為光

耀遇夜則以白色之縞長六尺闊六寸為流星取其

遠視之有光也此用以陷堅陳敗步騎也飛鳧電影

矢之迅疾者一說是旗名

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敗

強敵

衝車從旁衝擊者也螳螂至名有奮擊之勢故取以

為名

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

輜車。輜重之車。騎寇。疑有誤字。電車。言其忽往忽來。如電之疾也。故兵法謂之電擊。

寇夜來。前矛戟。扶脊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電擊。言其輕疾往來。

如雷霆之擊也。冠。遇夜來。吾營前矛戟。扶脊。輕車。一百六十乘。每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電擊。言其輕疾往來。

名天楛。方首鐵楛。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

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

名天鉞。方首鐵楛。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

名天槌。敗步騎。群寇。言三者皆可用之。敗步騎羣寇也。天鉞亦星名。

飛鈎。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

飛鈎。鈎名。用飛鈎以投敵衆之中。以鈎取人也。三軍拒守。木螳螂。劔。扶脊。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

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三軍與敵拒守。用木螳螂。劔。扶脊。廣濶二丈。一百

二十具。一名行馬。凡平易之地。以步兵敗敵之車騎。

者必用之。

水蒺藜。太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

北。

木蒺藜。太地高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所以敗敵之

步騎。要截窮寇。遮攔走北也。

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

步騎。要窮寇。遮走北。

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用一百二十具。黃帝昔日所以

敗蚩尤氏也。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亦皆用此。

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

二百具。敗走騎。

言狹路微徑。用鐵蒺藜。其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

以上千二百具。用此以敗步騎。

突。突。來前促戰。白。白。接張地羅。鋪兩鐵蒺藜。參連。織女

芒。間。相。太。二尺。萬二千具。

衛突。突。黑之時。而來前促戰。白。白。相接。則張設地羅

鋪兩鐵蒺藜。并參連之。織女。待之。芒。芒。之間。相。太

地。二尺。許。計。一萬二千具。織女。亦蒺藜之類。

曠野草中。方。曾。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高。一尺五寸。

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

曠野深草之中。用方曾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之

高。一尺五寸。用以敗敵人之步騎。要截窮寇。遮隔

走北也。入五十里。以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走北也。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走北也。

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脊。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

此三者皆拒禦之器也。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其長高四丈。寬八尺。長六尺。

着以轉關轆轤。欲易動也。張以環利通索。欲堅固也。此踰垠之具也。

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

飛江。天潢。皆濟大水之具也。天浮鐵螳螂。用以張載飛江者也。

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微線。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鋸。廣四尺。長四

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泉鉏鋸。廣四尺。長四

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外環利鐵鎖通索微縲。即今之連環鐵索也。但有大小長短之異耳。天雨蓋車止之板也。結泉鉏鋸刻板為齒。各不相值。令可蔽雨。鉄杙以鉄為楸也。用以張板令不散也。

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祭鑿。銅築固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斧用以斫。鑿用以斨。祭鑿。大鋤也。銅築固為垂。亦伐木之器。

鷹爪方曾鐵把。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曾鐵。又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

凡此皆用以伐木也。

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椽。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

凡此皆用以芟草也。委環鐵杙者。以鐵為楸。上連以環也。椽。擊也。

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修治。欲其常完也。砥礪。欲其常銳也。允者。信其言也。

三陣者。天地人三陣也。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陣地陣人陣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陣。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汰為天陣地陣人陣其說如何。太公對曰。取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之象。此謂之天陣。

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陣。

右背山陵。前左水澤。取其便利。此謂之地陣。

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武王曰。善哉。

車革車也。馬騎兵也。文以附眾。武以威敵。此謂之天陣。

疾戰第三十三。疾戰者。在圍地而戰。欲疾也。

武注問太公曰。敵人圍我。三軍斷我。前後絕我。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三軍斷我。前後絕我。之奈何。糧道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衝陣。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

太公對曰。此乃天下之困兵也。暴疾而用之則致勝。

六韜直解 卷之三

徐緩而用之則致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陣以武壯之
車驍勇之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則可以橫行矣四
武衝陣者謂以武士結爲四陣併力而衝擊之耳此
太公被圍而爲解圍之計也。暴用之則致敗矣。四武
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
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
雖衆其將可走。

武王曰若我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將爲之奈何
太公對曰左軍疾擊而左右軍疾擊而右無與敵人
爭道與敵爭道則我之力分亦恐彼有伏也令吾中
軍更迭而前更迭而後敵人雖衆其將可得而走矣

此出圍而爲制勝之謀也。

必出第二十四

必出者言陷在圍地而務於必出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
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旣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
欲必出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面合
而圍我斷我之歸路絕我之糧食敵人之兵旣衆糧
食又多險阻又固我欲務在必出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闘爲首審知敵人空虛
之地無入之處可以必出

太公對曰必出之道以器械為寶以勇鬪為首審知
大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奮而出
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衛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
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
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
大櫓以蔽左右

令將士人持玄色之旗使難見也操持器械設衛枚
以止語遇夜而出有勇力能飛走衝冒將帥之士居
前平治營壘與軍開道所謂先鋒也材勇之士持強
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與車騎居中陳畢徐徐而行慎
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

防其衝突也武衝扶胥即大扶胥衝車武翼大櫓即
矛戟扶胥皆用之拒禦者也

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
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
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
敵人若驚擾吾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與車
騎以屬其後材力之士持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
前來追我令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以亂其耳目
其勢若從地而出若從天而下敵不能測三軍勇鬪
而前則敵人不能禦我矣合上言被圍而夜出及出
而防追之事

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墜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侯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

武王問曰若吾營前有大水廣墜深坑我欲踰渡又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之歸道斥侯望之入時常戒慎險塞之處盡爲固守車騎要截我軍前勇士襲擊我軍後將爲之奈何斥侯者所以望烽燧檢行險阻伺候盜賊者也

太公曰大水廣墜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

太公對曰大水廣墜深坑敵人所不守者若或能守之其卒必少如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而前進衝敵絕陣令士卒皆致死以戰

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使士卒無迴顧之心乃明告吏士若武勇而鬪則生不武勇而鬪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已出者令我踵後之軍張設雲火以遠候後人必依
倚深草林木丘墓險阻之處敵人之車騎不知我情
車必不敢遠追長驅吾軍因以火為號先出者令至火
而止結為四武衝陣以禦敵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
勇鬪莫我能止矣武王曰公言善哉踵軍解見尉繚
子

軍畧第三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險阻
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

於前無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
稽留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
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或暴雨流潦之水
大至在後者不得聯屬於前無有舟楫之備預又無
水草之資吾欲畢濟吾三軍使無稽留者將為之奈
何

太公曰凡師師將眾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
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

太公對曰凡師師將眾謀慮不先設器械不預備教
道不精信士卒不練習如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

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轆轤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管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藜藜

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若攻人之城圍人之邑則有轆轤臨衝轆轤者四輪車也解見孫子臨謂臨車從上臨下者也衝謂衝車從旁衝突者也窺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可以平地起望也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相拒相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護衛其兩旁張設管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藜藜之具

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鞞鐸吹鳴笳

白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以變敵人之目遇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鞞鐸吹鳴笳以變敵人之耳即孫子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之意

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鋸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越絕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鋸之具濟渡大水則有天潢飛江之具逆波之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之具三軍器用全備為主將者不必以暴雨而軍不畢濟為憂矣

臨境第二十六

臨境者與敵人臨境相拒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而相拒守彼軍可以來我軍可以往彼我之陣皆堅固莫敢先舉動者我欲往而襲取之彼亦可以來襲我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

我情則止不來矣。

太公曰如此者分兵為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為守禦之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為久持計無使敵人知我進退之意然後發我勇銳之士潛襲其中擊敵人之不意攻敵人之無備敵人既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

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為之奈何。

武王問曰若敵人知我之情狀通我之機謀發動則得我事情使其精銳之士或伏於深草或要於隘路擊我便處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太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敵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二軍疾戰敵人必敗

太公對曰如此者令我前軍日出與彼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者曳柴揚塵擊鼓噪呼而往來以張其勢或出其敵之左或出其敵之右使之應接不暇相去敵無過一百步之遠其將必疲勞其卒必驚駭如此則敵人不敵來吾往以襲敵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二軍疾戰敵人必敗矣

動靜第三十七

動靜者觀視敵人動靜設奇伏而勝之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眾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師恐懼士卒心傷行陣不固後陣欲走前陣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之軍相當彼此兩陣相望眾寡強弱之勢相等各不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師之心恐懼士卒之心悲傷行陣不堅固後陣聞之欲走前陣令人數顧吾欲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

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眾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

太公對曰如此者非兩軍相望所能為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隱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踰越其前後多張其旌旗增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懼其軍亦驚駭眾寡不相救援貴賤不相等待敵人必至於敗百里疑其太遠而與十里者難相救援也

字恐誤
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吾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

不勝為之奈何

武王曰假若敵之地勢不可以隱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踰越其前後敵人知我謀慮先施其禦備吾士卒反心傷將帥反恐懼與之戰則不能勝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踈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三軍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先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太公對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

遠候之人。往視敵之動靜。審候其來。吾則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避字。恐是遇字。言必於死絕之地。與敵相遇。而求一戰。遠陳我旌旗。踈列我行陣。以示無紀。必奔其前。務與敵人相當。以示畏却。戰合而佯走。擊金而即止。將及三里。而還軍。伏兵乃起。或大陷敵之兩旁。或擊敵之前後。三軍併力疾戰。敵人必敗走矣。武王曰。公言善哉。

金鼓第三十八

金鼓者。鼓以進之。金以止之也。此言隨時禦敵之道。而以金鼓名篇。語進退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

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吾與敵相當。而天或大寒。或甚暑。日夜遇霖雨。旬日之間。不能止矣。軍之溝壘盡壞。隘塞不能保守。斥候之人懈怠。士卒又不戒。嚴敵人遇夜而來。三軍皆無備禦。上下疑惑。擾亂則為之奈何。淫雨曰霖。十日曰旬。

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壘上。誰飾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為一屯。誠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

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

太公對曰九三軍以戒嚴為固以怠惰為敗令我壘

上典誰何之具者不絕其人執旌旗外與內相望以

號相命勿令絕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為一屯誠告而

期約之各謹其所守之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

嚴備至我屯所必然還返力已竭盡氣已怠惰發我

精銳之士隨而擊之誰何巡警之具一說三軍之在

壘上者不問誰何但一涉影響便就鼓聲不絕以示

人知

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

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

次離其處所為之奈何

武王曰敵入知我之情隨之在後而先隱伏其銳士

佯為奔北不止遇伏兵而還返或擊我之前或擊我

之後或薄我之壘吾三軍大恐懼擾亂失其次合離

其處所則為之奈何

太公曰分為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

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太公對曰令我軍分為三隊隨而追之勿過越其伏

兵之處三隊俱至或擊敵之前後或陷敵之兩旁明

吾之號審吾之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矣

絕道第三十九

絕道者。敵人絕我糧道。吾欲守之固。而無所失。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

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

為之奈何。

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兩陣

相守。敵人斷絕我糧道。又踰越我前後。吾欲與之戰。

則不可勝。欲固守。則不可久。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

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

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

不能越我前後。

太公對曰。凡引兵深入敵人之境。必審察地之形勢。

務求取便利之處。依倚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為之

堅固。謹守關塞橋梁。又要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

此。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斷絕我之糧道。又不能絕

越我之前後。

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

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

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為之奈何。

武王問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及平易之地。吾候望

誤失。倉卒與敵人相迫。以之戰則不勝。以之守則不

能固。

固敵入來翼我兩旁越我前後吾三軍大恐則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師師之法當先發遠候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
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
近者五十里卽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
武王曰善哉

太公對曰凡師師之法當先發遠候之人離本敵入二百里
審知敵人所在之處若地勢不利則以武衝車相連如壘而
前行又置兩踵軍於後踵軍收後之軍也遠者相去百里
近者相去五十里卽有警急之事前後皆得相知吾三軍常
完而且堅必無有毀傷

者武王曰公言善哉

畧地第四十

畧地者戰勝深入畧人之地也恐敵有謀故武王以爲問而太公答之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畧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
守險與我拒拍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
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畧其地敵有大城不可下其
別軍固守險阻與我相拒我欲攻彼之城圍彼之邑恐
其別軍卒至而迫我彼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
上下恐懼驚駭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新本一作內外一作城中

太公對曰凡攻入之城圍入之邑車騎必遠離城邑屯衛警戒隔阻其外內使不得相通中人斷絕糧食在外不得輸送城中之人恐懼畏怖其將必來降矣

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為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為之奈何

武王問曰中人斷絕糧食在外者不得輸送彼陰為期約信誓相與秘密而謀遇夜出窮寇與我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吾士卒迷失疑惑三

軍敗亂而走則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當分為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為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

太公問曰如此者當分軍為三謹視地形之便利而處之敵人別軍所在之處恐出我不意必先審知之及其大城別堡伴為置空缺不守之道路使得出走是以便利誘其心吾兵則謹備而勿失敵人驚恐畏懼不入於山林即歸於大邑既走其別軍令車騎遠要其前勿令有遺脫者

中人以為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
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至慎勿與戰絕
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至今作出
城中之人以為先出者得其徑道而往其練卒材士
必從中出走其老弱者獨在吾車騎然後深入長驅
敵人之軍必莫敢至慎勿與之接戰斷絕其糧道環
圍而守之必能及其日矣。

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
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
人如此則天下和服武王曰善哉非也非也
無燔燒人積聚之物無毀壞人宮室冢上之樹城中

之叢勿得斬伐來降者勿令殺之得士卒勿伐戮之
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如文王伐崇侯綏攻徐戰
而示之以仁慕容恪圍段龕築室及畊而施之以德
是也令彼之士民曰罪在一人若能如此則天下皆
和服矣武王曰公言善哉。

火戰第四十一

火戰者彼以火攻我吾因火而與之戰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翁穢周吾
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
燄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三軍恐怖
散亂而走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溪草叢穢。周匝吾軍前後左右。三軍已行數百里。人馬皆疲困。勞倦。休息止舍。敵人因天時燥乾。有疾風之利。燔燒吾上風。令車騎銳士堅伏吾軍之後。吾三軍恐懼驚怖。分散擾亂而走。將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卽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卽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

左旁謹察吾軍前後。若見火起。卽先燔吾前之草。而廣延之。又燔吾軍之後。以燒敵人。敵人苟至卽引軍而卻。退吾兵按黑地之中。而堅處。勿動。火不能侵。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以禦之。如此。則敵人不能害我矣。○愚謂深草叢穢之地。必不得已而欲舍止。卽先於營外。斬除二三丈之廣。使之靜潔。若敵人四下焚我。我於斬除靜地之外。亦以火焚之。彼火焚而入。我火焚而出。兩火相遇。自滅。若不斬除。近營草穢。吾先焚之。恐風勢猛烈。反走入我營矣。如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於營外放火。燒其葭葦。奪其火勢。是也。

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太兵按黑地而起。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四武衝陣。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既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之上。其太兵按黑地起。而襲我。則為之奈何。太公對曰。如此者。令吾軍為四武衝陣。以破之。以強弩翼蔽吾之左右。其法彼此無勝。亦無負。謂兩軍皆有補。故無勝。無負也。又敵吾前後。以擊之。以強弩翼蔽吾之左右。而擊之。則火不從。其法無勝。亦無負。壘虛者。敵人以虛壘疑我。我欲覘而知之也。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

武王問。太公曰。以何術得知敵人營壘之虛實。及其軍士之自來自去乎。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去。一作太公來。

太公對曰。為將者。必上知天道。之順逆。下知地理。之險易。中知人事。之得失。登高阜。以下望。若無高阜。平地。則以雲梯飛樓起。望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營壘。則知其虛與實。望其士卒。則知其來與去。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偶人也。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其然歟太公對曰聽其鼓又
 無音鐸又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太下無入
 跡則營上無氛埃之氣必知敵詐而守壘者皆木偶
 人也如鄭人見幙上有鳥而知楚兵之太晉人見城
 上有鳥而知齊師之道是也此言規知敵壘虛實之
 方也
 敵人卒太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
 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如此者急出兵
 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敵人若倉卒而太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
 太疾速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序不相次序則行陣

必擾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卒擊彼之衆則必
 敗矣此言規知敵人太來之意

虎韜終

... 豹從七日霧中變出乃隱物也此韜中多誤入
藏微脫險之局故取名焉
林戰第四十三
林戰者與敵相遇於林木之中而與之戰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入分
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
人分林而相拒吾欲以守則堅固以戰則取勝將為
之奈何
太公曰使吾二軍分為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為表戟楯

豹韜

豹從七日霧中變出乃隱物也此韜中多誤入
藏微脫險之局故取名焉

林戰第四十三

林戰者與敵相遇於林木之中而與之戰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入分
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
人分林而相拒吾欲以守則堅固以戰則取勝將為
之奈何

太公曰使吾二軍分為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為表戟楯

為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

太公對曰使吾三軍分為四武衝陳便于用兵之處以弓弩為之表以戟楯為之裏斬除草木極廣吾往來通行之道以便戰關之所高置吾旌旗謹勅吾三先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此謂之林戰弓弩以及遠故居外戟楯以衛身故居內

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疎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

林戰之法率吾持矛戟之士相與為伍林間若樹木稀疎則以騎兵為輔使戰車居前行見利便則與之

戰不見利便則且止而不戰也

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林多險阻之處必置四武衝陳以防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走矣更迭而戰更迭而息各

按其部分而不亂也此所謂林戰之紀林中交戰不可輕一決不戰而示以戰戰而更番休息全以法紀

勝故曰林戰之紀

突戰第四十四
突戰者突出其兵而與之戰也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

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為敵所虜
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若深入長驅侵掠我上地驅逐
我牛馬三軍大至迫我城邑之下吾士卒大恐懼人
民皆係累繫縛為敵所驅虜吾欲以之守則固以之
戰則勝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
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
日必會於晦二軍疾戰敵人雖眾其將可虜
太公對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掠去牛馬必不得食
士卒斷絕糧食必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精

銳之士疾擊其後審察其期戰之日必會於月晦之
際令我二軍疾與之戰敵人雖是眾多其將可得而
虜矣

武王曰敵人分為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
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
為之奈何

武王曰假若敵人分而為三四或以一軍戰而侵掠
我土地或以一軍止而收集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
而別使小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驚恐畏懼則為之
奈何

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

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

太公對曰。謹候敵人未盡至之時。則先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地上高築而爲屯壘。壘上金鼓旌旗皆布列。而張設。使別隊另爲伏兵。令我壘上之兵多積聚。強弩百步爲一突門。門有行馬。以爲拒守。車騎居於營外。勇力銳士皆隱伏而處。

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鞀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

勇者不得鬪。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人若至。使我輕卒與彼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鞀鼓。完爲守禦之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來迫我城下。然後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城中三軍亦出疾戰。或擊之於前。或擊之於後。彼勇者不得與我鬪。輕者又不及走。此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何慮。深人哉。武王曰。公言善哉。

敵強第四十五

敵強者。遇敵兵之強。而出奇與之戰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

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而我寡敵強而我弱敵人遇夜而來或攻吾之左或攻吾之右三軍震動驚駭吾欲用之戰則制勝用之守則堅固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

太公對曰如此者謂之震驚之寇吾以利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翼令疾擊其

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士卒必擾亂其將師必驚駭

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鬪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

武王曰假若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之後斷我銳兵使不得相救絕我材士使不得相合使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散而走士卒無鬪之志將吏無固守之心則爲之奈何

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

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二軍疾戰敵必敗亡武主曰善哉

太公對曰明哉王之所問也如此者當明吾之號審吾之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使人人皆操炬火炬束羣為把而燒之也二人同擊一鼓所謂夜戰多火鼓也必察知敵人所處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遂令之滅火鼓音亦止如此中外互相接應期約皆當使三軍疾戰敵人必敗亡矣武主曰公言善哉微暗也

敵武第四十六

也

武主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為之奈何

武主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然遭遇敵人甚衆而且武武車驍騎繞我軍之左右吾三軍皆震驚奔走不可得而止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太公對曰如此者謂之敗此之兵善用兵者以之而勝不善用兵者以之而亡

武主曰為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為

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
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常一作當

武王問曰如此將為之奈何太公對曰伏我材士強
弩武車驍騎為之左右翼常去吾軍前後三里敵人
若來逐我發我所伏之車騎衝擊其左右如此則敵
人必擾亂吾軍之走者自止耳

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
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為之奈何少一作寡

武王問曰若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兵衆我兵少敵
兵強我兵弱敵人之來整治精銳吾三軍之陳不敢
相當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
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
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太公對曰車騎與我相當則車騎難以取勝惟選簡
我材士強弩隱伏於左右車騎則堅陳而處若敵人
過我所伏之兵使積弩射其左右使車騎銳兵疾擊
其軍或擊之於前或擊之於後敵人雖是衆多其將
必走矣武王曰公言善哉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烏雲山兵者遇高山磐石與敵相拒必結為烏
雲之陣以取勝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然而高聳無有草木障蔽依倚四面受敵吾三軍驚恐畏懼士卒迷亂疑惑吾欲以之而守則堅固以之而戰則制勝將為之奈何

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為烏雲之陣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

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

太公對曰此三軍若處山之高峻則為敵人所棲棲者如棲集於危巢之上而不得下也處山之低下則為敵人所囚囚者如囚繫於深獄之中而不得出也我軍既被敵所處而棲于山必結為烏雲之陣烏雲之陣如烏鳥聚散無常陰陽皆備或屯聚於陰或屯聚於陽若處山之陽則防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則防備山之陽山之南曰陽山之北曰陰處山之左則防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則防備山之左山之東曰左山之西曰右敵入所能陵而上之者以兵防備其外備

道通谷則以武衝車絕之使不得上也。或曰以武剛車絕之有市有益謂之武剛車如衛青征匈奴度幕結陣以武剛車自環為營是也。高置吾之旌旗謹勅吾之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此謂之山城處高山猶城郭也。

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陣於山之表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烏雲之陣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行列前後已定士卒隊伍已陳法令上下已行奇正方畧已設各置為衝陳於山之表使兵所處乃分車騎布為烏雲之陣三軍皆疾與戰敵人雖是衆多其

將必可擒也。上言備敵之法此言擊敵之法。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烏雲澤兵者遇斤鹵之地與敵相拒必結為烏雲之陣以取勝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以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斤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為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吾與敵人臨水相拒敵人財物富足而兵又衆多我財物貧乏而兵又寡少欲踰水擊之則力所不能欲以其日則糧

食又少。斥鹵，賊地也。草木不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吾軍居於此地，四旁皆無城邑，又無草木，依以為固。三軍之用，無所掠取，牛馬之食，無所芻牧，將為之奈何？芻牧以草養牛馬也。

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

太公對曰：三軍無備禦之具，牛馬無藁草之食，士卒無饋餉之糧，勢如此者，索取便利，以計詐誘敵人而亟去之，更設伏兵於後，以防其襲我者。

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為主，必

因敵使精微為寶主一作寶

武王問曰：敵不可得，以計而詭詐之，吾士卒迷失，疑惑，敵人又越我前後，吾三軍敗亂而走，將為之奈何？太公對曰：求途走出之道，以金玉厚賂敵使，為主必因敵使而知敵情，以至精詳微妙為貴，不可被其誤也。

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太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

武王問曰：敵人知我伏兵所在，大軍相拒，不肯畢濟，令遣別將分隊以踰水擊我，吾三軍於是大恐，將為之奈何？

六韜卷之六 參同 七十五

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烏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曰。若人欲先奔我。大軍不若衝其後。人欲先衝我。大軍對曰。如此者。令吾三軍分爲四武。衝陳便兵所處。待其彼軍之畢出。然後發我隱伏之兵疾擊其後。又令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則分爲烏雲之陣。防備其前後。使三軍皆爲之疾戰。敵人見我戰陣既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薄我。然後發我隱伏之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是衆多。其將可走矣。

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衝陣者。選武勇精銳之士。結爲四陣。以衝擊其左右前後者也。便兵所處之地。然後以車騎分而爲烏雲之陣。此二者皆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盡者也。武王曰。公言善哉。

少衆第四十九

少衆者。以吾兵之少。遇敵兵之多。欲設奇而取勝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強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一作伏之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敵之衆以弱擊敵之強將爲之奈何太公對曰以少擊敵衆之法必以日之暮晚隱伏於深草要之於隘路以弱擊敵強之法必得大國之相與隣國之助披以少擊衆如孫臏日暮伏兵馬陵而被龐涓是也以弱擊強如班超因烏孫之力卒降西域龜茲諸國是也

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奈何

武王問曰我無深草可以隱伏又無隘路可以要擊敵人已至而薄我不值日之昏暮我無大國之相與又無隣國之助援將爲之奈何此節爲以少擊衆以弱擊強者設難也

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昏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隣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途一作道

太公對曰妄張詐誘之事以熒惑其將師熒惑火星之名以其光燄可疑惑人也雖無深草誰令迂曲其

途令過溪草之中雖不值日暮誰令之行乎遠路使
至日之昏暮方會戰也前行者未及渡水後行者未
及就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令車騎擾亂其前後
敵人雖衆其將可走矣敬事大國之君禮下隣國之
士重厚其幣帛卑下其言辭如此則得大國之所與
隣國之助援矣武主曰公言善哉

分險第五十

分險者遇險阻之地與敵人分守相拒也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
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
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若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
於險阻阨狹之中吾軍所處者左在山而右逼水敵
軍所處者右在山而左逼水與我分山險而相拒此
宜勝負未分也吾欲以之守則堅固以之戰則取勝
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
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二軍已濟者亟廣吾
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嚮
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

太公對曰凡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
防備山之左此處山險之法也險有大水無舟楫可

渡者則用天浮鐵螳螂環利通索張飛江名曰天潢
以濟吾三軍已濟者極廣吾通行之道以便戰所此
處水險之法也以武衝扶脊為前後列其強弩令行
陣皆堅固衢道谷口亦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此謂
軍中之城守言其完堅也

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材士強弩翼吾左
右三千人為一屯必置衝陣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
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
必勝乃已武主曰善哉

大凡險戰之法以武衝扶脊為前武翼大櫓為衛用
材士強弩翼蔽吾之左右三千人為一屯每屯必置

四武衝陣以備其兩旁便兵所處之地左軍以擊其
左右軍以擊其右中軍以擊其中三軍並攻而前已
與戰者還歸屯所更迭而戰更迭而息必取勝乃止
武主曰公言善哉

豹韜終

六韜 卷之六
以通吾子... 武王曰... 公曰... 夫以善馳走... 今此韜中皆言奮擊馳走... 夫以善馳走... 今此韜中皆言奮擊馳走... 夫以善馳走... 今此韜中皆言奮擊馳走...

夫韜既至... 夫以善馳走... 今此韜中皆言奮擊馳走... 夫以善馳走... 今此韜中皆言奮擊馳走...

分合第五十一

夫以善馳走... 今此韜中皆言奮擊馳走... 夫以善馳走... 今此韜中皆言奮擊馳走...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師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師師而出三軍分爲數處爲將者欲期會與人合戰約誓賞罰將爲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

六韜 卷之六 分合第五十一

六韜 卷之十一
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谷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并力合戰

太公對曰大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有合變化不常其大將先定會戰之地與會戰之日然後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約攻人之城圍人之邑各會聚於相約之處明告將吏以會戰之日漏刻亦有時然後大將設營布陣立表柱於轅門清道而待之轅門軍止宿之處諸將吏至者校量其先後先期至者賞之後期至者斬之如此則遠近皆來會集三軍俱應

期而至與吾併力而合戰矣後期則坐法如田穰直與莊賈期而賈後至斬之是也

武鋒第五十一

武鋒者選吾武勇鋒銳之士伺其便則出而破敵也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法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精銳之士見敵有可乘之隙則擊之敵勢如何而可擊也

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

人必敗。太公對曰。夫欲擊敵者。當審察敵人。一十四變。變動之形。既規則出。吾武銳之士。擊之。敵人必敗矣。武注曰。十四變。可得聞乎。武王曰。敵人十四變。亦可得而聞乎。

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太公對曰。敵人所會集之處。乘其行列未定。則可擊之。人馬饑餓。未曾飲食。則可擊之。天時不順。如隆冬。

士卒寒凍。盛夏。士卒疾疫。逆大風。甚雨。之利。遇旱蝗。霜雹之災。皆可擊之。地形未得。如困於險阻。陷於泥濘。車騎不得平地。步卒不依山阪。皆可擊之。士卒奔走。則氣不屬。故可擊之。三軍不戒。心必怠惰。故可擊之。士卒疲勞。則力不全。故可擊之。將離士卒。則令不一。故可擊之。涉長路。前後不接。故可擊之。濟水必有一半渡。半出。則首尾不應。故可擊之。士卒不閒暇。必亂而不整。故可擊之。阻難狹路。力必不齊。故可擊之。亂行。將無節制也。故可擊之。心怖。軍奪氣也。故可擊之。以上十四變。皆就敵言。吳子論敵。必可擊之道。與此大同。小異。恐出於是。

練士第五十三

練士者簡練材勇之士各以類聚非操練也。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死之士。

武王問太公曰簡練士衆之道奈何太公對曰凡軍中有大勇力果敢於死喜樂其傷者聚而為一卒百人為卒名之曰冒死之士冒死者身敵之刃而不畏也。

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精銳之氣年壯而力勇強而且暴者聚為一卒名之曰陷陳之士。陷陳者陷敵之陣而不懼也。

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

有姿表奇絕出衆好用長劍足跡相接而行列相齊者聚為一卒名之曰勇銳之士勇銳直前不怯懦也。

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披距即超距謂披開足距善跳躍也昔甘延壽投石超距絕於等倫王剪士卒投石超距即此義也或曰披字乃投字之誤也伸鉤能伸鐵鉤也以其強梁勇

猛而多力故能潰破敵之金鼓絕滅敵之旌旗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

有能踰高城絕遠道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
兵之士寇暴疾也言能寇暴敵兵也

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關之士

有先為王臣因事失勢欲復見功於上者聚而為一

卒名曰死關之士死關者恨其失勢欲死關立功也

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

憤之士

有將師死於戰鬪之間其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聚

而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死憤者恨其父兄之死而

懷憤怒者也

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

有受貧窮心懷忿怒欲快其志者聚而為一卒名曰

必死之士必死者期於必死而不欲生也

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

有出贅為壻或被人所虜欲掩其贅壻之迹揚美好

之名者聚而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勵鈍者言能激

勵鈍氣而為銳兵也

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

士

胥靡者刑徒之人聯繫相隨服役也免刑刑之罪為

胥靡欲逃其耻辱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言幸

於得用而求免其耻辱也

有材技兼入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
有材能技藝兼入又能負任重物而致遠者聚而爲
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言其待士之命而樂爲効用也
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此十者乃軍之練士不可不審察而善用之也於
士之中分別人品毋混爲一則人人自奮矣吳子論
軍之練銳只以五者言之恐出於此

教戰第五十四

教戰者教之坐作進退分合解結之法也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
奈何。

武王問太公曰會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皆服習教
戰之道將如之何。

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
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
麾之變法。

太公對曰凡統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金以止之鼓
以進之所以整齊士衆而教之戰者也將師教戰必
先明告吏士即百長伍長也申之以三令三令者三
次號令之又令有先後謂令申令乙令丙亦三令也
以教訓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操兵謂操習兵
器起居即坐作進退分合解結也旌旗指麾即抵旗

則趨。颺旗則戰。麾左而左。麾右而右也。故教使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故教使士之法。使一人先學戰。教既成。合之十人。使十人學戰。教既成。合之百人。使百人學戰。教既成。合之千人。使千人學戰。教既成。合之萬人。使萬人學戰。教既成。合之三軍之衆。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大戰之法。三軍教成。合之百萬之衆。而總閱之。故

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公言善哉。與吳起李靖教戰之法亦大同小異也。均兵第五十五。均兵者。車騎步三者視地之險易相參而使其勢力均也。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敵之步卒戰。一乘車可當幾步卒。幾步卒可以當一車。以騎兵與步卒戰。一騎兵可當幾步卒。幾步卒可以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乘

車可當幾騎。幾騎兵可以當一車。

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

太公對曰：車者，三軍之羽翼也。羽翼者，如鳥有羽翼，

憑之而奮飛也。故車所以能陷人之堅陳，要寇之強

敵，遮彼之走北也。騎者，三軍之伺候也。伺候者，待敵

人有隙，則出而乘之也。故騎所以能踵人之敗軍，絕

彼之糧道，擊敵之便寇也。前過曰：遮，後逐曰：踵。

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

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

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

當一車。

故車騎不相敵而與人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

使三軍之衆成陣而相當，則平易之地，便於馳逐戰

陣之常法。一車可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可當一車。

一騎可當步卒八人，八人可當一騎，一車可當十騎。

十騎可當一車。

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

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

險阻之地，便於步走戰陣之常法。一車可當步卒四

十人，四十人可當一車，一騎可當步卒四人，四人可

當一騎，一車可當六騎，六騎可當一車。蓋車騎利平

地故當步兵多步兵利險阻故當車騎多
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
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
夫車騎者乃軍之武兵也車十乘可敗步卒千人車
百乘可敗步卒萬人騎十疋可走步卒百人騎百疋
可走步卒千人此用車騎之大數也此亦以平易之
地言之故車騎能敗走步卒之多也
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陣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
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
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
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

右六十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
故道

武王問曰車騎之吏數與陣法奈何太公對曰置車
之吏數五車設一長十車置一吏五十車立一率百
車命一將此主車之吏數也其易地戰陣之法五車
為一列前後相去四十步之遠左右相去十步隊間
用六十步險地戰陣之法車必要循行道路十車為
一聚二十車為一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相去六
步隊間用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之遠
各返歸故道此車之陳法也

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

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武王曰。善哉。置騎之吏數。五騎設一長。十騎置一吏。百騎立一率。二百騎命一將。此主騎之吏數也。其易地戰陣之法。五騎為一列。前後相去二十步。之遠。左右相去四步。隊間用五十步。險地戰陣之法。前後相去十步。左右相去二步。隊間用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為一輩。十騎設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歸故處。此騎之陳法也。武王曰。公言善哉。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車士可選擇材技之人用車以戰。謂之武車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鼓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問太公曰。選簡車士之法奈何。太公對曰。選簡車士之法。取其年方四十以下。身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馬之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上下週迴旋轉。不失便利。又能束縛旌旗。力能引

滿八石弩一石。八百斤也。射前後左右皆便利習熟者。如楚樂伯與晉戰。左射馬。右射人。使角不能進。此是射前後左右便習者。名曰車中武勇之士。不可不厚待之也。公曰。戰時車士之法奈何。太公曰。戰時

武騎士第五十七。凡車之士。不可不厚待之也。公曰。戰時車士之法奈何。太公曰。戰時武騎士者。選擇材技之人。乘騎以戰。謂之武騎士。其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開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名曰武騎士。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問。太公曰。選簡騎士之法奈何。太公對曰。選簡騎士之法。取年去四十以下。身長七尺五寸以上。方氣壯健。行步捷疾。超過等輩。能馳騎。射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周廻旋轉。以進以退。越溝塹之深。登丘陵之高。冒險阻之艱。絕大澤之水。馳強勇之敵。亂盛太之衆。而不為所傷者。名曰騎兵中武勇之士。士不可不厚待之也。

戰車第五十八

戰車者。以車與敵戰。務知其地形之便不便也。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戰

死地有_レ十。其勝地有_レ八。新本死地上無戰字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敵戰奈何。太公對曰。用步貴知敵之變動。用車貴知地之形勢。用騎貴知山林之別徑奇道。三軍同其名而異其用也。凡車戰死地有_レ十。其勝地有_レ八。

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

武王問曰。戰車十死之地奈何。太公對曰。前往而無以還返者。乃車之死地也。死地則無進。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往而無以還者。乃車之竭地也。越絕險阻之處。以隨敵人之遠行者。乃車之竭地也。

竭地而無餘力。則勿追。

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前高平易後高險隘者。乃車之困地也。困地而不能往來。則無出。

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陷於險阻之處。難得而出者。乃車之絕地也。絕地則無戰。

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

圯壤甲下。漸洳澤鹵之處。地有黑色。之土。黏埴車馬者。車行至此。必然勞頓。乃車之勞地也。勞地則無越。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

左拒險阻，右澤平易，上越丘陵，仰向山阪者，車行於此，逆而不順，乃車之逆地也。逆地則無攻。此股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浚一作深。此股盛之，草橫連田畝，犯歷浚浚之水澤者，車之拂地也。拂地則無留，犯陷也。歷過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車乘寡少，地勢平易，與步兵不能相敵者，乃車之敗地也。敗地則無止。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而不可。後有溝瀆而不能退，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而不能馳者，乃車之壞地也。壞地則無前。

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

日夜有霖雨，旬日不止，息道路皆潰陷，吾欲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脫者，此車之陷地也。陷地則謀出已上十者，皆車之死地也。故無謀之將，所以見擒於人，明智之將，所以能避去也。

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

易地者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武王問曰：戰車八勝之地奈何？太公對曰：敵之前後行伍陣勢未定，即馳而陷之。敵之旌旗擾亂，人馬頻數驚動，即馳而陷之。敵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而無定止，即馳而陷之。敵人行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望，即馳而陷之。敵人欲前往而疑惑，後往而恐怯，即馳而陷之。敵人三軍倉卒驚擾，皆迫而起，即馳而陷之。與敵人戰於平易之地，日已昏暮，不能解脫，即馳而陷之。遠行於路，日暮方止，三軍又驚恐畏懼，即馳而陷之。此八者皆車之勝地也。

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為將者，明於此十害，八勝。敵人雖圍繞周匝於我車，千乘騎萬走，吾驅之而前馳之於兩旁，萬戰必萬勝矣。武王曰：公言善哉。

戰騎第五十九

戰騎者，以騎與敵戰而欲取勝也。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

武王問：太公曰：以騎與敵戰奈何？太公對曰：用騎兵取勝之術，有十勝地，有九敗。

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

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

武王問曰騎之士勝奈何太公對曰敵人初至行列

陣勢未定前後不相聯屬吾即陷其前騎或擊其左

右敵人必走矣

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闖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

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

變易衣服其軍可克

敵人行列陣勢整齊堅固士卒欲與我闖令吾騎兵

翼其左右而勿去或馳之而往或馳之而來其勢如

風之迅疾如雷之暴猛騎走而塵起使白晝如昏暗

數更換吾之旌旗變易吾之衣服使敵不能測其軍

必可克矣

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

之敵人必懼

敵人行陣不堅固士卒不敢闖使吾之騎乃薄其前

後獵其左右翼兩旁而疾擊之敵人必懼矣

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懼驚駭吾乃使吾之

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

敵人值天暮欲歸舍次三軍恐懼驚駭吾乃使吾之

騎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迫其壘口無使得入其屯營

敵人必敗矣

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饑

敵人之來。若無險阻保固。吾當深入長驅。斷絕其糧道。敵人必饑矣。

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一作必敗

敵人所處之地。平而且易。四面見敵於人。吾以車騎

陷之。敵人必亂矣。

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

擒。

敵人士卒奔走散亂。吾騎乘勝。或翼擊其兩旁。或掩

襲其前後。其將可擒矣。

敵人暮返。其兵甚眾。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

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

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新本

下有士字

敵人日暮而返。其兵士甚眾。其行伍陣勢必亂。令我

騎兵十而為一隊。百而為一屯。車五而為一聚。十而

為一羣。多設置旌旗。錯雜以強弩。或翼擊其兩旁。或

斷絕其前後。敵將可虜矣。此已上。乃騎之十勝也。○

按十勝而止。有八。恐脫簡耳。

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被陳敵

人伴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

武王問曰。騎之九敗奈何。太公對曰。凡以騎兵陷敵

而不能破散其陳。敵人伴敗而走。以車騎返邀擊我

後騎必敗此。此騎兵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

吾追敵人之奔北踰越險阻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斷絕我後。此乃騎兵受圍之地也。

往而無以還。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

往而無以還。入而無從以出。是謂陷於天井之內。困於地穴之中。此乃騎兵之死地也。

所從入者狹隘。所從出者迂遠。彼弱可以擊我之強。彼寡可以擊我之衆。騎爲所陷。此乃騎兵之沒地也。

太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凡遇太澗深谷。及林木翳茂之處。騎無所存。此乃騎之竭地也。

左右有水。前有太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

左右有深澗。前有太阜。後有高山。吾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人居於表裏。騎勢艱難。此乃騎兵之艱地也。

敵入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

敵入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

敵人斷絕我糧道有往擊之路而無還返之道騎必受挫此乃騎兵之困地也。

汗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汗下沮澤之中進退泥濘漸洳騎往來不利此乃騎兵之患地也。

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左有深澗之溝右有坑阜之險不知險阻高履下視只如平地進退則誘敵之來騎必遭害此乃騎兵之陷地也。此已上九者皆騎之敗地也。明智之將所以

能遠避昏闇之將所以必陷敗也。○愚按車騎之敗皆以地言者謂吾自陷於地形之未便而致敗非人敗之也。吾能審而避之則豈能敗之哉。車騎之勝皆以敵言者謂敵有可乘之形即馳而勝之也。敵若無可乘之形則豈能勝之哉。故敗者自敗也。非人敗之勝者非自勝也。因人之形而取勝也。孫子曰兵因敵而制勝其此之謂歟。

戰步第六十

戰步者以步兵與車騎戰而欲取勝也。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

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爲之奈何太公對曰步兵若與車騎戰必依丘陵險阻之地以長兵強弩居前以短兵弱弩居後更迭而發更迭而止方能抵敵然敵人車騎雖衆而至吾堅陣疾戰以材士強弩防備我後遇此戰地力亦能支也此言步兵與車騎交戰之法也

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武王問曰吾無丘陵險阻而依之敵人之至既衆且

多武勇以車騎翼擊我兩旁獵取我前後吾三軍驚恐畏怖皆亂敗而走則爲之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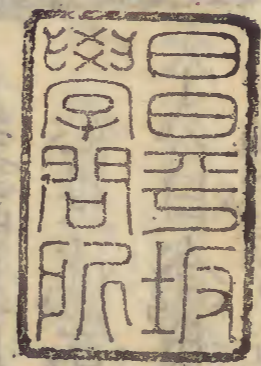
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太公對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以止行人置牛馬聯絡爲隊伍所以補行陣之空缺者如爾朱兆圍齊神武於高陵山神武連繫牛驢爲隊而塞其關之類是也又令銳士結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

置蒺藜掘地周匝廣濶各五尺名曰命籠三軍之命
 所係也令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推而
 後立之以為屯材士強弩備禦左右然後令我三軍
 皆與之疾戰而必得解免武王曰公言善哉

虎韜豹韜大韜卷之十二終

由林士... 勅亭一覽



日... 勅亭一覽



